

己卯十二年 州牧李一龍以室室性任雅州政治平○我父家僅遺

庚辰十三年 沈賊倡賊州侯陳士斌蒞任於預備倉谷米運糧省機交

辛巳十四年 打街毒百姓各執槍林進城折毀衙役房屋打死官役數

壬午十五年 流賊聚數千萬眾到白水調難計官軍並董卜樂雅干

癸未十六年 打街毒之風漸戢因成飢轉掠富戶凡土官之積厚者皆被

甲申十七年 冬○洪光元年○順治元年○天順元年是歲賊兵到雅止

夜禮○遣西昌威三才勒營發餉我祖博七銀二千餘兩

張賊思破城都○故賊号八女王入城都借王土司高濟大啟發雅州賊

賊將張能奇稱四千歲攻之無功而反先是秋七月知州王國臣已破城降

濟太以救上南道哥胡○並搜陝人為名掠城而去張能奇兵至子先

日事殺州城四賊內外交攻雅之判子刺鼻刺耳大碎者流血數千里

屍靡羌江繼入土司界一無所獲至冬十月督兵歸城都為西京○賊心

特級秋之雅耳巴蜀四塞之地非不可守但成平日久文事廢而武備地

使伯土國官相高以利貧民無立錫之地以致流寇入境而關門不守文

臣武將責辭恐後豈知蜀城一破而蜀之富貴盡歸於王中以及根

降官民又要能以蜀存其身家哉

乙酉 明隆武元年○順治二年○天順二年○是年二月張能奇率眾賊

或於名山縣打劫且逃○萬果丁發其義師名山地方打雅○壯仰營

兵婦女仰去春帶○空知重殺牛隻盡宰而總商之約反謂下人殺賊

不能與賊抗敵然燒入房屋孔殺無辜與賊兵無異矣又有州人

被反入賊營轉行擄奪兵丁婦女凡民幼子不分貴賤皆被強擄白

日山上潛藏暮夜日家克食至四月亦無顆米可食而打恨之賊兵往

來不絕無地可以安身○我祖率率定到金鶴洞歸兵以撥營為第

山至四月又不能安身逃往名山進雅城有鎮西營兵馬住城內人

民病死甚多土約復來名山現碑文戰死亡不可勝數我祖鳴孤病

送至消水滿山房告終

春二月 賊賊發兵到雅四面與土約拒敵借教土約為名州境之民盡遭屠戮

冬十年 慘苦萬狀無丁地耕種次年飢荒甚於此矣

又正月發兵沿鄉打狼無地逃生對神風吹香斷之煙月野人亡

之舍雅州從此蕭然矣○特敵賊商科取士意將盡士子而賊

之也○却孟旋撥賊之詔遣還赴者生員各回守城別州無赴者生

員皆無阻須雅州士子不死於賊皆和公賜也

賊將張能奇退兵成都○曹勤范文光率於去春單來會於雅○我

父茂軒自名山攜家回往本宅尚有貨本易買牛隻不魚修理房屋

○是行天勅民間有子弟五輪及納捐入恩學照前山卯辰輪

康熙丁未六年○戎中七年著在尖山子教書入門人于謹曰○己酉八年○是歲

鄉試入闈○唐年戊戌九年

康熙辛亥十年○州牧李成棟以唐氏進士知雅州事其為人童潔精明愛養

小民作身又教蕭受其恩是歲學使臣孫科考入門人王學天與承先

康熙壬子十一年○癸丑十二年州牧李成棟名邑令雖其各立課期試士給常

大看每月兩地應課秋八月北鄉試

康熙甲寅十三年是歲土司銖來札節賀禮掉換金運但併於雅官民盡受其

害○春三月雲南平西王吳三桂反叛遂將王將軍統兵下蜀地無寧日

矣○是歲五月二十三日始得雨○學使張萃奉命到成都投降吳逆至

邛州考上海道凡以取增廣員取後畫代画餅○吳三桂改号曰蜀周

是為蜀周元年

○年蜀周二年○是歲吳偽王將軍兵馬駐休甯兵餉不給

行○○總官於正課外取樂輸助以項支種二名各屬士民俱受

其害即猶良宰收亦不得行其受民之政矣

丙辰康熙十五年○蜀周三年○是歲吳逆偽將何德成家眷駐雅兵馬

踐踏狂夫箠苦怨怒之氣釀成瘟疫上南百姓死亡甚眾又是一慘

劫矣○蕭父茂軒告終安屠之日州牧尊尊及各學典吏遣人下弔以成

喪禮然終天之恨何時可已哉

丁巳康熙十六年○蜀周四年○是歲農苦於徭役高苦於累稅兵苦於戰

陣人心離散皆引領而望天朝之大兵矣

戊午康熙十七年○蜀周五年○是年吳逆於成都開科取士一時中選者

皆得意揚揚謂可乘時利見就望殿試進士及第豈知二三年後普

天卒土終定於一龍虎之產究無計成武者流連其間趙孟之責曷

不視若浮雲耳○蓋不入闈赴試矣

己未康熙十八年○蜀周六年○是歲民愈苦兵愈疲狼餉愈不足吳逆

○是行天勅民間有子弟五輪及納捐入恩學照前山卯辰輪

三十兩創歲儲三十兩給一名恩學赴布政司文納涉文學道給業各

縣擇期各修衣冠下學公堂末修然例呈送彼時捐輸子弟或

中或貧之商旅或婦女之釵環簪珥被吳逆一網打盡矣乎膠序

設計以尊負育才也而假此以索民財怡然不以為羞安望其久乎○

特為將駐甯再兵助望雲雲饋饋不絕後言地方民居苦之

唐申康熙十九年蜀昭武元年是歲吳逆詔各州縣餉輸不運承軍前

每個各派雇人軍前赴納每斗米良五石有司晝夜催催慘苦萬壯

值雲南兵馬久駐保甯地方人思歸思被堅逃反運路盡連殃害

久十月本朝遣將軍趙從青州進兵直取成都凡偽官金帛民同謀見

概納之麾下吳偽將王將軍月糧於保甯同事吳何二偽將下馬投降屈

膝求生卒不寬宥○冬十二月本朝副將吳天壽進擊吳○札士受民人共

服

辛酉康熙二十年得昭武亡是歲春林總戎統兵進建昌與雲南吳兵文戰

敗兵雲駐雅州名山兩地民向吞豆蔞蔞盡掠雞鴨牛羊及尺段九屋茅舍

令般人民無依思赴川西逃生仇本年五月趙將軍統全師進建昌而州婦

女萬之高山平陸終歲不生草秋冬並兵馬非難居矣○由是有花臉大王

出與苦獨力起○是時番第九同姑夫李鹿朋親家劉連源及祠科林

王君昆兄弟子致人苦守同居出僱米糧供養苦獨力仍偷酒煮茶

花臉大王帝自獲鹿鹿得以耕致地的養命然時番之牛羊雞豚又為別處

苦獨力強行劫掠矣至四月李鹿朋一家亦往西遁止有我弟兄等強持

鹿寮四顧皆吳頭不當作針起至五月趙將軍兵進建昌至六月地方無

馬始見平安氣象秋收谷豆較往年由是獲辦田慶樂事豈料冬三

月余總妻李氏病終禍命之薄良可感矣

壬戌康熙二十一年是歲朝廷發帑金給各州縣百姓振濟○二年兵糧米

價而州縣各官同謀更入私囊士民未沾涓埃之恩○余既夫其家

又值天兵之後，有不能盡言之苦，而田賦在名山，又運知其僅求壽北，亦人以細捐納出身，其居人存心貪，用法酷，視民如一芥，凡無文之課，不分士民，一概嚴催，令人怨之。一日，復州牧章公履成召見於署，自具實情，何不告之，余直厲其害民之狀，皇之章公，即差人提其經吏差役，各負獲之名之書，反皆放其還，及聞余有此舉，相商赴省上控，殊承壽以百金，買賂生回，其札符過得司，將哄同諸生，不願拿收，雖獲其札符，皆令為定，勢不得已，遂賜為元錫，直將士民之苦，白之德，於此，行司尚，當當兩載，政承壽坐監服事，方復其事，然往來質訊之費，皆當官備之，也。凡正而云天下無難處之事，只須兩個出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須三個明白反，孝子，更難言慎行，毋論世治世亂，切勿非是邪之大，大也可。

庚辰三十二年，是歲雅州牧，其為人少年渾厚，多為清吏，賜職，而袖清風，而解，前使章公履成，為人多才幹，值大兵駐雅，鄉民甚逃，公以一人收交兵餉，皆當官換，換司道院，將軍總領，雲集雅城，事之責，皆盡在州守，宜與九，能履其任，裁且當以雅雅之際，而雅人頌其功，名公戴其德，不致雄項，節札不派民間，印收徵稅，民之拜，就輕於重，不用添徵火耗，人亦其知惜性情，踪急，雖有切不雅，不能無忘於德，是則章公之行也。

秋八月，補行鄉試，守節，為雲政，棠科奇，余補食，饑，臣當雅雅之際，亦備費入，闈，入門人，馬履，掃，花元之王，陰，王，王化神，王吉，王，昆仲，三人，進，男，為林，流，撫，台，姚公，紳，實，上，本，履，免，命，亦，入，闈。

甲子庚辰三十三年，是歲奉行，林皇，木，修，太和殿，通省，官民，震怒，幸，故，道，王，流，撫，台，姚公，紳，實，上，本，履，免，命，亦，入，闈。

乙丑庚辰三十四年，是歲，帝，為，節，務，居，士，長，存，寬，補，修，殿，宇，存，成，入，門，人，陳，則，之，考，務，務，基，三，十，五，年，州，牧，馬，秉，慈，為，人，多，讀，書，多，稱，重，地，方，陰，陰，是，成，入，闈，為，博，進，季，夏，五，月，奉，行，履，故，知，祝，雅，行，甘，急，李，馬，公，担，當，州，報，知，百，餘，石，而，以，時，以，費，卸，費，收，訖，其，殿，上，司，不，用，萬，通，一，早，還，民，向，其，善，政，也。

丁卯庚辰三十六年，是歲，仍，在，帝，君，詞，教，書，入，門，人，楊，既，修，張，德，沈，魏，奇。

才，程，必，通，唐，吳，楊，九，鼎。

戊辰庚辰三十七年，是歲，皇，年，壽，教，示，入，門，人，楊，既，才，王，值，至，九，月，赴，省，考，貢，及，馬，公，呈，稿，遍，不，幸，禮，又，州，唐，正，先生，唐，公，臨，因，其，子，弟，遂，余，貢，市，亦，漢，其，來，儀。

己巳庚辰三十八年，是歲，入，門，人，周，鳳，詒，彭，志，先，李，儒，林。

庚午庚辰三十九年，雅州牧，文，境，以，山，縣，羅，州，為，人，少，年，歷，行，不，守，與，府，及，天，直，東，東，者，一，葉，初，不，思，雅，州，地，瘠，民，貧，於，是，厚，刑，收，新，銀，拿，戶，省，農，每，石，山，田，不，分，上，中，下，最，勒，收，糧，四，升，以，有，不，從，即，鎖，傳，私，打，當，官，首，報，每，年，農，民，充，收，圍，圍，老，幼，鄉，民，吞，榮，州，城，內，外，各，戶，飲，

優，者，月，餘，只，得，報，外，加，報，苟，免，一，時，教，朴，及，百，報，既，重，有，甚，高，道，三，公，會，奉，委，臨，文，二，到，州，之，桐，梓，林，威，福，並，作，罵，文，打，戶，房，抽，又，亮，石，碑，山，田，是，日，約，寨，天，下，大，雨，旗，戰，傘，仗，鳴，鑼，吼，道，只，見，人，馬，紛，之，一，邊，三，

山，田，不，過，行，利，山，田，直，至，暮，夜，冒，雨，焚，火，過，渡，進，城，此，可，見，奉，官，勤，至，至，

力，高，小，數，血，異，月，下，出，穽，並，耕，而，食，也，雖，雅，之，日，履，加，糧，二，百，餘，石，而，其，鳴，呼，其，歸，害，不，止，百，世，哉。○秋八月，鄉試，余，亦，入，闈。

辛未庚辰三十年。

壬申庚辰三十年，是年，余，在，宅，傍，龍，船，商，教，書，無，科，場，之，志，不，讀，書，從，此，始，矣。○雅州，做，制，政，和，以，賜，進，士，知，雅，州，事。○是年，大旱，自，去，辛，未，九，月，晴，明，至，本，年，六，月，中，秋，無，雨，降，泥，田，可，走，馬，深，淺，無，止，泉，水，人，向，大，江，及，取，加，額，之，田，全，成，荒，其，以，可，改，之，行，上，于，大，和，成，召，何，運，第，第，告，

微，之，言，詢，不，經，矣，計，小，麥，成，熟，戶，仁，二，子，及，巧，尚，可，充，飢，否則，皆，成，餓，殍，大，

癸亥庚辰三十二年，春，即，文，到，從，並，王，甲，起，破，將，新，加，之，糧，兩，年，稅，良，並，諭，州，士，民，有，三，十，兩，者，一，時，雅，州，新，貧，怨，怒，載，道，是，歲，入，門，人，李，卿，選，為，

陳，守，使，王。

甲戌庚辰三十三年，是歲，奉，皇，恩，赦，免，正，德，地，丁，糧，民，似，可，休，息，而，在，上，節，

以，禮，禮，三，維，以，節，節，正，謂，其，出，種，禾，稻，為，交，天，春，小，春，無，取，成，州。

敬刻平糶明錄

丁亥歲三十四年。州牧羅山。海人任。其代。軍。增。任。月。日。頗。錢。限。用。大。戰。敬。收。其。民。苦。之。其。木。坪。土。司。安。與。高。提。司。抗。衛。請。大。兵。征。討。從。即。設。順。始。繼。兵。馬。州。人。幸。免。運。糧。夫。役。之。苦。至。文。種。天。降。雪。雹。兩。次。袁。木。瑞。亦。德。傷。○七月。命。弟。病。終。○十一月。妹。夫。彭。德。德。病。終。余。到。者。杜。極。極。春。歸。○十月。欽。差。高。台。一。排。白。者。進。糧。往。來。兩。次。連。路。夫。馬。休。作。不。飽。難。卸。一。路。受。奔。苦。且。多。無。厭。之。求。官。民。苦。之。是。年。惡。疫。流行。民。之。困。捐。廿。元。

丙子康熙三十五年。州牧花成龍。由旗下出身。天姿朴實。有長甘風。○十一月。欽。差。那。林。回。奉。者。提。督。來。州。拍。密。高。楊。土。司。請。拿。木。坪。楚。民。楊。朝。雲。更。立。官。一。切。夫。馬。發。付。松。茂。道。來。州。平。價。易。買。無。取。於。民。向。由。朝。廷。冬。憲。之。後。要。亦。州。尊。之。力。也。是。歲。入。門。人。王。廷。璧。香。院。高。王。坪。

丁丑康熙三十六年。春正月。班師回省。州牧始派節札。每年派派。若。戶。首。催。納。至。○二月。間。做。紳。鈴。復。民。然。村。年。徵。收。心。添。如。閩。至。於。民。間。每。斗。以。添。後。嚴。流。民。一。分。二。分。並。正。探。民。共。封。釐。並。催。者。急。地。方。不。克。追。呼。之。苦。矣。○入。門。人。再。列。王。壁。○秋。八月。本。省。進。士。張。公。應。嗣。任。總。督。統。天。下。神。察。院。奉。簡。命。來。省。凡。州。典。節。札。禮。札。喜。良。一。切。無。藝。之。心。概。行。火。計。而。總。司。道。亦。順。風。出。示。不。敢。貪。酷。至。於。川。陝。總。督。從。來。以。及。各。州。具。補。賂。亦。皆。發。示。禁。止。私。派。罰。民。無。不。沾。恩。要。皆。張。先。生。忘。忘。憐。民。也。願。也。蜀。中。人。行。道。入。物。先。此。一。人。而。已。

戊寅康熙三十七年。鵬湖張先生向京往年。之積私派不行。民苦。無。復。苛。徵。之。獲。庶。凡。雞。犬。無。聲。民。無。驚。恐。矣。房。使。臣。陸。榮。登。試。生。童。頭。仍。旧。焉。○是。歲。春。多。雨。至。四。月。直。旱。至。八。月。方。雨。收。成。較。往。歲。更。好。○州。牧。花。辛。帝。經。知。世。代。第。賄。賂。成。風。州。人。受。苦。害。多。

己卯康熙三十八年。州牧丁杰。以吏員知州事。○是歲雨。不。時。不。冬。半。收。秋。冬。霖。雨。不。止。簡。命。兩。布。兩。大。員。進。糧。運。路。夫。馬。費用。終。得。不。絕。

庚辰康熙三十九年。日撫台於中。生蜀中多年。每。至。節。札。賀。札。壽。札。蜀。中。州。官。吏。狂。派。民。間。可。謂。苛。徵。極。矣。幸。本。省。提。督。岳。升。龍。上。本。春。台。提。督。於。三。月。內。新。孫。德。院。到。任。查。核。各。州。具。輸。納。之。苦。一。概。汰。免。出。示。曉。諭。蜀。民。而。未。暮。之。望。矣。○秋。九。月。奉。旨。發。兵。取。打。箭。爐。寨。以。不。克。本。省。提。督。於。冬。月。調。看。兵。馬。合。九。西。木。坪。高。楊。夷。兵。圍。守。凡。林。甲。民。向。哀。運。夫。役。皆。加。致。給。夫。價。雖。勞。不。怨。

印准一帶。受捐輸之苦。○十二月十一日午時。雷鳴。不。卜。是。何。驗。也。

庚辰康熙三十九年。日撫台於中。生蜀中多年。每。至。節。札。賀。札。壽。札。蜀。中。州。官。吏。狂。派。民。間。可。謂。苛。徵。極。矣。幸。本。省。提。督。岳。升。龍。上。本。春。台。提。督。於。三。月。內。新。孫。德。院。到。任。查。核。各。州。具。輸。納。之。苦。一。概。汰。免。出。示。曉。諭。蜀。民。而。未。暮。之。望。矣。○秋。九。月。奉。旨。發。兵。取。打。箭。爐。寨。以。不。克。本。省。提。督。於。冬。月。調。看。兵。馬。合。九。西。木。坪。高。楊。夷。兵。圍。守。凡。林。甲。民。向。哀。運。夫。役。皆。加。致。給。夫。價。雖。勞。不。怨。

辛巳康熙四十年。大兵進攻打箭爐。不克。至三月提督。唐。董。率。漢。夷。軍。官。隨。後。直。取。打。箭。爐。斬。殺。無。算。蠻。夷。山。水。之。險。皆。不。足。恃。兵。馬。疲。尚。往。來。如。遊。康。衛。矣。

客演述

雲間顧山真撰

川貴寇亂

成毅宗崇禎元年。陝西延安府保定縣杜木川。有耕夫聞空中聲。仰視之。見火一簇。從天而下。急避入殿中。火即墜前數十步。光燄蓬勃。塵土湧起十餘丈。耕夫趨歸。呼衆往視。土皆焦灼。尙熾熱不可近。明日。勸得一物。如春石而黑色。錯雜銀屑。上有文若蝌蚪書。衆共破石。分藏之。是年凶。民貧。揭竿爲亂。亂首曰掌盤子。潘某爲之。衆最多。因號潘十萬。潘衆雖多。然無器械。僅奪糧救困而已。延安副將薛某討破之。殺數萬人。潘某亦死。其餘衆未散。各以黨爲小掌盤子。又有勳衛馬某者。身長大。喜鬪。人謂之馬將軍。與博徒游。輸金錢多。久而不厭。博徒異之。察探其所自來。蓋爲盜也。以弓矢劫而買於路。北方所謂响馬賊是矣。博徒遂多從之。一日某監司被劫。捕盜甚

客演述

急。有司知盜在博徒中。發兵捕之。博徒窘。遂與官兵鬪。殺傷官兵。有司以叛聞。而衆益不敢歸。於是掠人爲盜。盜日益衆。其有名神一魁。王嘉胤。苗奕。黃龍。紫金梁。不沾泥。點燈子。衝天一字王。大天王。獨行狼。一根柴。秋圪台。可天飛。蝎子塊。封場天。老回回。塌地王。八大王。八隊。圍將。過天星。混天星。滿天星。上天猴。其小者尙以百數。如一座城。一頂盔。老元寶之輩。不可勝記。

四年。賊陷開縣。

五年。賊陷新寧。

六年。賊陷大寧。時朝廷遣將征討。數年以來。互有勝負。諸賊中頗多飢民博徒。思還鄉井者。陝西總督某。招降數千人。一日縱之採樵。去其弓刀。潛遣兵數千。伏山谷

中。欲盡殺之。降者覺之。各舉石擊官兵。或拔木爲仗。奮擊官兵。官兵敗走。賊自此遂絕無歸附之心矣。諸賊爲亂累年。或戰死。或降。或自死。其衆悉併於李自成張獻忠。即賊首有存者。亦屬二賊部下。自成即圖將。獻忠即八大王也。自成米脂縣人。爲縣驛馬夫。勇猛有膽畧。嘗醉臥於繒紳艾氏石坊下。艾氏惡之。囑縣令逐之。自成遂投反者馬將軍。爲其門下役。尋領八隊。號鬪王。其後陷京師。僭帝號。未幾。敗死。獻忠

屠施縣人。爲延安捕快。性凶暴。嘗以事受笞。繫獄。久之得出。窮無所歸。乃從苗奕王嘉胤爲亂。戰輒先登。獨領一隊。號八大王。其後遂爲川忠云。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延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嘗據城邑爲巢穴。故曰流賊。獻忠嘗降於川湖總督陳奇瑜。請屯房縣。已而復叛。流入陝西。

七年。二月。獻忠爲官兵所敗。自陝西平利縣復犯四川。既見川中山水阻險。不可馳逐。恐官兵圍而殲之。乃自達州儀隴縣出白水江。仍奔陝西。而漢中之民。爲賊所掠者。遂留川東川北山谷間爲賊。其名掌盤子者。爲黃龍搖天動。故世謂之搖黃賊。

客演述

賊每聚人。逼令從己。年餘心服。乃解其縛。又面頰上刺大天王等字。使不得歸。歸即爲有司所獲。久之。黨遂衆。掌盤子者十三人。曰尊天王。其輜。曰整齊王。曰震天王。白蛟龍。曰黑虎。混天星。曰必反王。劉維明。曰二哨楊。三。曰托天王。曰馬超。曰那十萬。曰順虎。過天星。曰黃鶴子。曰九條龍。曰搖天動。以通江達州巴州爲巢穴。而蔓延於岳池廣元定遠合州巴縣。凡川東之北岸。任其出沒。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督運。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爲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初不攻城劫寨。亦不恣殺。因土人強悍。鄉兵四起。相約殺賊。而賊遂逢人即殺。川中多石洞。可容數百人。百姓藏匿其中。賊圍之。積火於外。煙入其中。人中烟氣即死。賊於是入洞殺掠無遺。久之。馬漸多。器械漸精。且有火器。川人附之日衆。遂攻城劫寨。而岳池鄰水等縣。無堅城矣。初。流賊至滇中。留數月。掠人甚衆。有逃歸者。關南道劉某。斬數人。欲滅其來。於是被掠不敢歸。其歸者畏捕。仍走山谷間。此搖黃賊所自始也。撫川者初不以爲意。既而賊勢浩大。頗有懼色。使總統趙榮貴禦之。互有勝負。竟不能滅。巡撫劉

漢儒以賊入川。謫戍。

丁十年十月。張獻忠復入四川。分兵兩路。一由劍閣犯潼綿。一由龍安犯遂寧。劍閣無備。劍州生員聶明果。督鄉勇守之。賊捕民為導。從關後小路繞出。明果戰死。賊長驅而入。所過州縣。多望風奔竄。獨吏部文選司主事呂大器募兵守遂寧。賊亦不敢。竟犯成都。攻圍二十餘日。城上多方禦之。不能陷。乃遁去。賊攻城時。援兵皆在數百里外。無一騎至城下。獨副將張令引數千人據漢州。當賊衝。拒賊數萬。多有斬獲。四川總兵侯良柱。以援兵抵成都。賊已退至金堂淮口。良柱追之。戰於潼綿間。兵敗而死。副總兵劉乾象到貴。亦死於陣。一軍皆沒。時巡撫王為章一名駐保寧。先是梁山有朱廷益者。善幻術。為章任之。以為軍前參謀。使別將一軍。賊至不能擊。御史柳寅東劾為章失機。為章逮繫。廷益論死。斃成都獄中。總督洪承疇追賊入川。使曹變蛟駐劍州。左光先駐保寧。

十一年正月。賊遁入漢中。以傅宗龍巡撫四川。宗龍雲南人。初至成都。民間說

客 演 述

三

言巡撫於六月二十四日。欲為火把會。火把會者。雲南之俗。至六月二十四日。燎火庭中。聚飲。令人相撲跌為樂。蓋古角抵戲也。至秋。民心乃安。新繁縣西郊外。佛寺石像自動。八月。四川總兵劉鎮藩。遣王朝陽。王儀隴縣。擊捕黃賊。餉少。兵遂叛去。九月。鎮藩麾下楊展。撫叛兵於廣元之百丈關。即以展為參將統之。

十二年。設立夔州府十三隘以禦賊。一隘一將。十三隘。一大將統之。以傅宗龍為總督。加兵部尚書。命邵捷春巡撫四川。

十三年正月。成都郭外北城街。泥像自動。邵捷春視之。若賊保全。迎神入城。後賊果退。迎入城中。夏運池祀焉。張獻忠流入湖廣。盤踞竹山房縣山中。帥師楊嗣昌合兵圍之。令大將左良玉駐襄陽。以伺賊走。邵捷春守夔關。以伺賊走四川。若賊走沔陽。則嗣昌當之。謂之圓盤。捷春至夔州。以夔縣大昌大寧。與竹山房縣接壤。為隘三十二處。若兩縣之隘不守。當以失封疆得罪。遂不守夔關。而守諸隘。隘將賈思岱楊茂選不協。思岱譖茂選。捷春信之。斬茂選。令思岱并將其兵。兵怒。散去。五

月。賊即從此入。諸隘皆潰。賊乘夜犯夔關。直抵夔州城下。副將張令拒戰於羊耳山。敗沒於陣。嗣昌使賈主事萬元吉援之。會石柱女帥秦良玉。亦引兵至。元吉與之合。賊遂由新寧開縣奔遠州。復入漢中。楊嗣昌奏邵捷春失機。有詔逮問。十月。獻忠與羅汝才。自漢中復犯四川。陷梓潼。副將郭某自他道至劍州。得賊謀。諜告

賊已進綿州。而賊乃伏梓潼七曲山後。官兵至上亭鋪。賊邀擊。官兵敗。郭某奔劍州。會口。賊復入梓潼。總兵方國安。自廣元追賊至梓潼。賊出城。官兵追過南門。賊作敗。官兵入城。未及半。賊却輻重而去。官兵守梓潼。賈人龍。趙光遠。鐵某。大軍繼至。賊遂走綿州。城守賊渡河走瀘州。官兵追至瀘州。賊偽燃火。順流而下。官兵追之。賊復乘間走綿州。至浮橋。有牛遮道。賊擊斬牛。綿州城內閉。賊走梓潼。官兵追及之。殺賊五六百人。擒老弱數百人。殺羅汝才弟。獻忠復犯官兵。至靈陽廟。奪老弱。走劍閣。自廣元入漢中。賊所過州縣。官民多竄伏。金堂知縣程大典。署漢州。獨城守。新都知縣黃翊聖。亦城守。民賴以安。邵捷春有惠政。都人甚德之。及被逮。其校尉居貢院中。百

客 演 述

四

姓萬餘人。往擊之。校尉踰牆走。捷春先遣校尉行。而後自問道詣關。竟論死獄中。方亂民圍校尉時。司道官諭之。不聽。華陽知縣某跪請解散。民詬詈不止。自是下頻輕其上矣。以廖大亨巡撫四川。彭縣多通賊。縣令某以償衛役工食。令衛役自索之。除夕。索甚急。民皆怨苦。

十四年正月。彭縣豪民王綱。仁紀。倡議除衛。嗚鑼集眾。盡燬衛役家。各州縣聞風而起。曰除五蠹。一曰衛蠹。謂州縣吏胥皂快也。二曰府蠹。謂投獻王府武斷鄉曲者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強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紳家豪奴惡僕也。五曰學蠹。謂生員包攬詞訟生事害人者也。或捶擊死者。或壓爛於鼎釜者。或活埋於土窖者。不可勝計。惟新都令黃翊聖。金堂令程大典。有善政。故民未變。若新繁彭山等縣。多蔓延不解。至發兵征討。乃罷。成都亦揭竿擁眾。呼喚城下。院司多方撫慰。不從。令都司引鎮遠營兵。開門擊之。眾潰。乃就撫。廖大亨以民變謫戍。以提學副使陳士奇巡撫四川。

十六年十一月。李白成陷陝西。漢中總兵趙光遠劫瑞王入四川。關南道陳繹從至保甯。陳士奇與巡按劉之渤。上巡道葛奇祥等。迎之。遣光遠還漢中。而奉王駐重慶。奇祥居心寬厚。莅事精勤。每巡州縣。為民興利除害。惻惻動人。吏民有一善。必稱揚之。有過則諭之使改。不遺賫也。時百姓不肯迎瑞王。抑鬱成病。及王入重慶。乃曰。吾事畢矣。竟死。蕪無餘物。士民斂錢殮之。十二月。張獻忠由荊州復犯四川。陳士奇駐重慶。以禦之。先是士奇以兵餉不足。屢撤夔州十三隘守兵。至是賊眾數十萬。水陸並進。鮮有抗之者。劉之渤疏劾陳士奇。詔以川北道龍文光代士奇之職。
十七年。二月。賊陷夔門。參將曾英守巫山縣皮市隘。戰敗。退守涪州。斷賊水路。三月。賊陷萬縣。四月十六日。武舉人朱彝之。自京師奔還成都。始知李自成已陷京師。而訛傳上幸通州。二十四日。衆議奉蜀王監國。以楊鎔、齊瓊、芳、楊臺、劉道貞為相。劉之渤不可。遂不果。五月。張獻忠進犯重慶。重慶在江右有重慶江州而重慶在江左所經之地。兵不留行。至鄧都。恐土司秦寡婦扼險。先使人偵

客 滇 述 五

之。秦氏守境。不敢出。乃竟向忠州。副將趙榮貴拒戰。不克。退守梁山。斷賊陸路。獻忠使孫可望原名張孫可望擊之。戰於白兔亭。榮貴復敗。六月初七日。賊至涪州。曾英拒戰。獻忠又擊破之。於是自涪州以上。如人無人之境。竟無與抗者矣。初。李白成使馬珂入川。攻陷順慶。執知府杜某。欲殺之。賂以萬金。不允。杜某有孀媳。為涂副使女。有殊色。珂妻弟某知之。求納為婦。涂氏聞之。即自殺。杜某妻急解之。且跪請曰。勉自活以全我一家命。即夕成婚。珂以杜某知廣安州。原任詞臣。江鼎鎮率先降賊。青衣行酒。進美人以悅之。得不死。其他鄉紳官吏。俱被刑。尋死者甚多。珂奉自成年號。搖黃不能與抗。亦不附從。仍奉大明年號。設險自守。至是馬珂聞獻忠將至。即棄城遁去。新撫龍文光。入順慶時。獻忠已將達重慶。重慶告急。文光檄援兵。主順慶。聽點然後發行。則重慶已被圍矣。十八日。賊據佛圖關。陳士奇尚在重慶。援兵亦有至者。諸將請背城一戰。士奇不許。曰。若輩欲走耳。悉令人入城。使副將卞顯爵駐轉角樓。統兵固守。賊四面攻城。多穿地道。發城外塚。取棺板頂頭上。以製矢石。一人

傷。即補一人以進。稍退即轉斬。地道既通。灌以火藥。火藥發。城立潰。二十三日。賊焚轉角樓。顯爵戰死。城遂陷。賊既入城。士民袖手就戮。間有遁出城者。遇賊即死。或擄入水中。獻忠坐操場。拘集文武各官。時各官多魚服求生。賊懸重賞購百姓認之。各官遂無得脫者。賊遣人至瑞王府。索王王妃劉氏投井死。王被執。求水不可得。又繫重慶知府王行儉。至庫取錢糧。尋召士奇等。謂曰。朝廷皆由汝等敗壞。十三隘如有守兵。我遲進數日。汝等亦可預備。今如此。不副何待。并行儉等俱發淺灘。巴縣知縣王錫六言曰。我輩應死。毋枉殺百姓。遂皆死。賊眾引瑞王入。獻忠下座歎息曰。我兵強於李自成。汝既畏自成。而離漢中。亦宜知我兵至。而去重慶。今安坐不動。受我顯戮。豈非命乎。亦發淺灘。令刺王喉。速死。盛以棺。百姓俱斫石手。無一免者。諸者欲以左手相欺。并左手亦不免。各州縣畏其暴。惟恐加兵。皆望風送款。賊即擇其魁傑者。授以知縣之職。發兵送之。仍行殺掠。官民之降者。仍不能免。知廣安州杜某。亦殺死。定遠縣有米三千石。例解昭化。時昭化已為賊藪。定遠令高作霖度不能達。請於

客 滇 述 六

龍文光。以未解順慶。可通融銷算。如以昭化遠而順慶近。則腳價當如數扣還。文光授舊例。不許。其米竟廢盜糧。獻忠遣人招江津鄉官刁化龍。不至。七月初四日。獻忠使劉廷舉守重慶。自引兵犯成都。盡焚其舟。於瀘州分三路進。龍文光自順慶援成都。調總兵劉鎮藩。并成茂道兵董卜韓。胡士兵守城。順慶叛降獻忠。獻忠使張都督殷承祚守之。成都援兵四集。獻忠使其眾偽為援兵。混入城中。龍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日。賊四面攻城。較重慶更力。文光之渤等悉發庫藏。募死士。總城下殺賊。賊攻圍不輟。凡三日。賊兵內應。鎗鼓樓火發。守兵驚走。賊登城。文光鎮藩皆戰死。蜀王及妃嬪皆赴井死。蜀世子平某。內江王奉編。巡按劉之渤。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皆被執。賊封平某為太平公。既而殺之。之渤等皆不屈。賊再三慰諭。以之渤為巡撫。之渤不可。但為百姓請命。遂皆死。十一日。獻忠盡驅成都軍民於中園。將屠之。其黨汪兆齡進曰。成都是本根基業。不宜縱殺。乃止。十五日。獻忠自稱秦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即以劉王府為宮殿。設立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汪兆齡為東閣

大學士。原任通州知州嚴錫命爲文華殿大學士。養子張可望爲平南監軍。張文秀爲平南先鋒。張定國爲前軍都督。張能奇爲平南將軍。分兵四出掠地。全川騷動。九月。馬珂尙在綿州。張能奇擊之不克。獻忠自將擊之。珂敗走漢中。獻忠還成都。十月。張定國陷保寧。張可望陷龍安。使王運行守之。自引兵犯茂州。陷之。松潘副總兵朱化龍。管糧通判萬文相。擊走之。遂復茂州。化龍又與龍安署印同知詹天顏共復龍安。斬王運行。張能奇陷雅州。先是雅州知州王國臣。與上南兵巡道胡恆有隙。會上南守道建昌道官皆缺。恆帶兩道印。從邛州過雅州。將入建昌城。邊兵送之。聞獻忠已陷成都。兵譟奪餉散去。國臣乃拘恆。劫其三印。遣使降獻忠。又下衛指揮使阮士奇。生員洪其惠。於獄。雅州生員傅元修。走天全六番。說正招討高躋泰。令出兵擊國臣。躋泰許之。使高君錫。姜奇峯。攻雅州。國臣遁入成都。君錫等迎恆及士奇。其惠入始陽。始陽躋泰地也。獻忠以國臣爲茶馬御史。與張能奇犯雅州。陷之。進攻躋泰。至飛仙關。躋泰懼。即以胡恆。士奇。及朱奉鈔。與賊。賊引去。三人至

客 滇 述

七

成都。皆被害。時建昌行營將周雙橋李倬。海棠堡守備丁如龍。越衛衝指揮使王自明。得胡恆檄。各以兵出迎。而恆已爲賊所獲。遂駐大渡河所。與擊印千戶沈雲龍。黎川安撫使馬京。及蠻莊七姓。謀擊賊。無應之者。會四川總鎮坐營參將曹勳。自成都敗歸。衆推爲帥。共守榮經縣。居數日。富順鎮國將軍平標。與王之弟。問道至榮經。勳與諸將。及原任南京戶部員外范文光。舉人劉道貞。程翔鳳。生員傅元修。傅元寬。張十嶼。唐默。鍾之綬。胡大生。洪其仁。洪其信等。共立平標爲蜀王。號召義兵。勳爲副總兵。統領諸將。報帝既立。詔故相王應熊。經略川湖雲貴四省軍務。專辦蜀寇。應熊即以文光爲監軍道。道員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翔鳳爲監紀。推官。勳率諸將向雅州。大破賊於龍鶴山。賊退入雅州。諸將乘勝至城下。賊出戰。勳敗歸。榮經賊復攻之。勳再敗。退守大渡河所之大關山。賊攻之不克。勳選騎騎擊賊。斬首數百級。賊潰去。勳入榮經。賊復攻之。勳敗。榮經陷。自是惟守小關山。此二關。乃相公領之。險隘處也。范文光嘗名爲忠孝路焉。獻忠遣使四出。趨地方官員及鄉紳朝見。百姓藏匿官

員者。凌遲。鄉紳不來朝見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縣。乃發兵圍之。不論宗室細民。皆殺之。其餘降官。各授以職。降賊江鼎璽。復降獻忠。獻忠以爲禮部尙書。考試總裁。自以爲榮。會迎春。賊問出何門。賊國號西。欲其言西門。鼎璽則言出東門。賊佛然。問出何典。曰。出大明會典。賊大怒。曰。汝尙知有大明乎。責一百棍。有門生何某者。請代責五十。明日。飛騎提何某一家五十人。與鼎璽一門。對面就刑。死。嚴錫命受知於賊。條陳甚多。嘗言陛下繼嗣不虞。皆由兵間所掠女子。不足以配聖德。今有故相陳演女。才德色俱全。宜正坤位。賊即以陳氏爲后。演子爲翰林學士。一日下令云。陳娘娘欲齋僧。大僧銀十兩。小僧銀六兩。以黃封封銀櫃。昇入寺中。諸僧皆喜。更有小兒。求僧曰。我願割髮作沙彌。得六金。當以半謝。僧唯唯。及期大小僧幾萬人。入寺領銀。賊閉寺門。每十僧貫以一繩。盡殺之。一日迎狀元。儀衛甚盛。各進士迎歸。鼓樂喧闐。忽取一進士斬之。有一教諭。老年矣。加陞侍郎。方揚揚得意。自謂開國元功。不數日。仍見殺。某縣令朱某。亦歸順。願就教職。冀以免禍。及就職未期。而

客 滇 述

八

全家被戮。鄉紳朝見者。并拘其家屬。使同行。至則盡殺之。不留種。又命各教官率生員來試。并命教官之婦。率生員之婦同來點驗。至亦盡殺之。其大家婦女。皆發娼院。復盡殺之。并殺優人。賊將有先知此令者。盡召優娼。恣行博奕。方姪媾流連。而身首已異處矣。獻忠嘗隨操場閱兵。呼官兵爲毛賊。有擒至者。即加捆縛。丟一人於沸水大鏡中。做古鼎烹法也。餘皆凌遲。所獲官吏。皆指爲貪官。叱令剝皮。頃刻而全皮俱下。與肉不相粘。稍有粘者。謂不如法。即以剝皮之人。令善刺者刺之。有鄉紳爲惡奴所訟。自言今日必死。當容一言。賊曰。不必多言。自有死法。乃按之於地。用釘釘其手足。以石滾軸滾之。頃刻遂成肉醬。其暴戾如此。獻忠自言親見天神與語。曰。天以萬物與人。人以一物與天。遂刊行各州縣。再續二語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爲聖諭碑。獻忠之陷重慶也。未嘗留重兵守達州。守備馬乾攻拔之。賊將劉廷舉走。成都之陷。援兵多死。惟劉鎮藩之兵。得脫者有二千餘人。營於新津縣寶山漁鼓橋。無所統屬。欲得劉鎮藩之裨將而奉焉。裨將之最有名者。惟曹勳。楊展。時二人俱

為賊所擒。至中國而幸免。勳由崇慶州走大渡河所。展由新津走嘉定。衆得展。遂奉為將。展令衆從他道至敘州。自嘉定取妻子來會。展歸而嘉定已降賊。惟羅徽堡千總廖佐與峨眉人楊世泰率堡兵及鄉勇千人守峨眉縣。展與其子環斬。部署兵將。進營於敘州南岸。十二月。賊犯敘州。至東關。展欲渡江與戰。衆懼而走。展不能禁。賊遂陷敘州。追展至蘆衝。展謂諸將曰。不戰則賊追我日深矣。乃伏兵九箚以待之。賊亦見長山大谷。恐誘之。竟引去。展營於永寧衝。而往謁王應熊於遵義。應熊仍以爲參將。展於是居永寧。休養兵士。獻忠既據成都。曾英自涪州趨江津。又與建昌道劉麟長至蕪江。并將刁化神之兵。號召諸少年。劫掠富紳大賈。以充兵餉。劉兵投之以就食。富民亦多投之以避難。軍聲普振。賊將殷承祚守順慶。素有歸順意。英使人招之。爲獻忠所得。叱令剝皮。使者呼曰。兩國交兵。不斬來使。賊赦之。斷一手。去一耳。目割牛鼻牛脣。給一令箭。遣還。其後順慶竟歸順。英使熊應瑞馮有慶守之。

客 演 述 九 一 時 乙 親帝宏光元年。六月以後。唐王隆武元年。正月。英引兵至重慶。

續起之衆。皆歸之。衆至數萬。船千艘。難民相依。又數萬人。泊於塗山一岸。重慶屹然成重鎮。英取遂寧之鹽以贖軍。故糧足而兵盛。劉廷舉之遁也。往見獻忠。獻忠遣兵三萬犯重慶。二月。至合州。據多功城爲壘。十八日。賊遣精甲出佛圖關陸路。大軍由合州水路。夾攻重慶。先是英聞賊至。令老弱與難民下涪州。進小江口。留銳卒於重慶待賊。及見賊兩路至。急遣余大海常水路。張天相當陸路。戒勿輕戰。自以輕騎五百。問道擊多功城。破之。即取賊旗幟。逸出賊後。大破之於重慶亭溪。賊潰去。英威名大著。王應熊以爲副總兵。非其望也。英營伍日盛。凡諸營不與同心者。即并之。亦不復稟應熊號令。日與所親護應熊長短。且多結鄉紳。藉之以財。通朝廷用事者。詎應熊而稱己長。及唐王即位。遂驟封平寇侯。氣益驕。三月初六日。楊展自永寧攻敘州。距城五十里。營於乾溪。令守備馬應試。引偏師夜渡雪灘頭。黎明。展軍至南岸。賊拒應試於頭壩。應試擊破之。展渡河。斷賊浮橋。賊驚走。應試追之。多溺死。生擒二千餘人。遂復敘州。仍營於南岸。賊將馮雙禮復陷敘州。其別將屯於東江外白塔山。

十八日。展渡江。擊白塔山。而令川貴參將侯天錫。引蘇寶傑兵。擊雙禮。展既渡。謂將士曰。今日須以死戰破賊。乃盡焚其舟。使張餘。余朝宗。攻山左賊。曹章。郭崇烈。攻山右賊。姚之楨。李朝貴。攻山後賊。展自當其前。曹章先登。之楨敗而復勝。賊不能支。遂大潰。時探兵爲雙禮所敗。展乘勝又破雙禮。追三十里。又復敘州。四月。李自成部將一隻虎。陷太平。東鄉。達州。麩州。新寧。等處。尋遁入湖廣。十三日。張可望復犯敘州。時原任總兵甘良臣。領毛裕。調兵數百。副總兵余奎亦引兵千餘人。船千餘艘。自津江來。與楊展會。展遂引二千人。至蔞壩。擊可望。敗。後五日。可望攻展。展復敗。賊追至乾溪。展兵多從余奎船下江津。展與牙將數百人奔永寧。可望追至永寧。陷樂英寨。蔞居寅故穴也。展等退守仁懷縣之土城。賊追至土城。展等退守小關。賊又陷小關。展等入山峽中。衆飢。殺馬而食。甘良臣與參將王祥。謀從箚中走遵義。章與向成功。黃國美曰。我舍大隊而入遵義。若大隊爲人所有。則我進退無據。不如問道往江津。於是良臣王祥入遵義。展與章竊出賊壘。渡合江。始得食。五月。至江津。鬼船。遇賊

客 演 述 十

軍不得進。王應熊命展入遵義。又命取永寧。會皮熊。侯天錫。已取永寧。展遂駐魚腹關。七月。唐王以馬乾巡撫四川西北。樊一衝巡撫四川東南。一衝老無能。爲見諸將驕橫。不奉法。惟仰屋長歎而已。乾果於任事。多招勇壯禦賊。然西北屢經殘破。軍食必取給於東南。竟莫有應者。獻忠在成都。日求人殺之。先殺衛所指揮千戶百戶。後殺僧道工匠醫生。皆令州縣解至成都。殺而投其屍於南門外大橋下。各州縣怨之多起兵自固。不奉獻忠號令。時曾英屯重慶。朱化龍屯茂州。楊展屯永寧。曹勳屯大渡河所。時趙榮貴已降清。屯於龍安。其小者亦擁衆。誅賊官吏。而清兵又將擊之。賊益忿怒。於是盡屠州縣百姓。十月。賊令保寧守將劉進孝。屠保寧。引兵還潼川。後數日。張能奇復屠保寧。無一噍類。楊展大破賊將梁一訓於納溪縣。溺死者無算。十一日。賊上南道。郝孟旋來歸。孟旋茂州舉人。爲賊所執。尋授以官。孟旋有才略。曾思立功。伴爲賊用。而多募兵以自衛。時曹勳范文光守小關。孟旋欲通之。未有便。程翔鳳與孟旋有舊。以書招之。孟旋大喜。稚州諸生。已爲獻忠召入成都。未至。孟

旋急使人招之。及諸生於邛州。諸生既還。孟旋遂殺賊之在雅州者。稱明正朔。安慰軍民。請翔鳳與之盟。號其兵曰匡正營。而以雅州付文光與勳焉。行營兵久困於雅州。入城大掠。城中一空。孟旋以其乘擊邛州。不克。尋取花溪。爲人所殺。十二月十五日。獻忠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一萬七千餘人於成都東門外。先是賊以特科使州縣送人應試。自進士至生員。俱不得隱匿。既至。聚於玉局觀。以兵衛之。有疑其變者。僞以他事逸去。亦得全一二人。既而移入城中大慈寺。至是。照牌點名。出則盡殺之。將屍江中。人謂之泣魂牌。時賊兵皆聚成都。其在在外者。或召入潼州。日遣心腹將領。劾兵屠各州縣。兵到則揚言萬歲爺即至。官民皆集操場奉迎。而別遣一隊入城。殺婦女嬰兒。城內城外。一時俱發。男婦老幼。無得脫者。其殺鄉居人。則謂塘報。亦不使一人得脫。所遺諸將。以所殺之多寡爲功。首級重。不可擻。男子割執。婦人則剝其陰肉。及乳頭。有不及取者。則但以人手爲驗。驗功之所。手積如山。

唐王隆武二年。清使肅王擊獻忠。獻忠聞之。自引兵至平陽關。遇清

客 演 述

十一

兵與戰。大敗而還。時川西川北州縣。皆爲賊所屠。成都百姓。亦不自安。會獻忠敗還。益懷異志。獻忠覺之。恐人圖己。一晝夜。易其處十二三。或潛伏寺院佛像後。或扮兵卒。徧遊酒肆妓院。聽人私語。於是盡屠其民。一日。獻忠獨坐食饅頭。忽空中下數萬手。來奪饅頭。一日。獨坐院中。忽聞琴瑟簫管之聲。獻忠怒。拔刀斬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各弄樂器。獻忠大駭。昏撲於地。又成都城中。至黃昏後。輒聞人偶語。往視之。則皆空屋也。賊兵夜出。則鬼擊之。獻忠惡其不祥。遂出城。居東門外中園。中園者。蜀王之外園也。中有梨花數千本。成都俗。嘗以三月三日於此走馬爲樂。獻忠既陷成都。盡伐梨樹。作宮室馳道。練兵於此。號爲御營。至是。居焉。賊兵之構探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爲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并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鑿以巨石。貫以鐵柱。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爲瓦礫矣。獻忠又令其衆逼收川兵殺

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歲以下者。僅留一二。四川之禍。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自瓦古以來。未嘗有也。獻忠行子。尙幼。乘醉撲殺之。謂養子可望曰。我亦一英雄。終不令幼子爲人擒。爾終爲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天意必不絕之。我死。爾急歸明。毋爲不義。可望頓首受命。獻忠遂以可望爲平東將軍。張文秀。爲撫南將軍。張定國。爲安西將軍。張能奇。爲定北將軍。各統兵十餘萬。乘成都北走。時四川總兵賈登聯。屯中江縣。賊攻破之。全軍皆沒。登聯僅以身免。九月。獻忠犯順慶。順慶守將熊應瑞。馮有慶。頗驍勇。每相謂曰。賊將來。不足慮也。及獻忠親至。二人有懼色。固守三日。而城陷。知府史觀宸死之。官民五六十萬人。皆爲賊所屠。賊懸示城中。呼川人爲蜀獠。謂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負朕之極。故盡殺之。獻忠既屠順慶。屯於西充縣全鎮鋪。大治舟楫。將走湖廣。十一月。清兵至保寧。賊將劉進忠降之。十二月十一日。進忠爲嚮導。引清將

客 演 述

十二

雅布蘭規賊。時獻忠尙有兵六十萬。旌旗塞野。而不知清兵已至。謀者言之。輒怒曰。搖黃賊耳。即斬之。清兵近營。謀者又言。獻忠又斬之。清兵已在前。謀者又言。獻忠乃衣飛龍蟒半臂。不披甲。腰插三矢。率牙將出營視敵。而清兵已及營門。僅隔一溪。進忠望見獻忠。指曰。此卽八大王也。獻忠方引弓。雅布蘭射之。中獻忠脇下。遂墜馬死。清人大呼曰。獻賊死矣。發兵追殺。衆拖賊屍以錦褥埋地中。孫可望等四人代領其衆。遁去。清兵既殺獻忠。復發其尸。於成都北門鼻其首。獻忠埋屍處。所生草。人足觸之。輒生大疽。又有黑虎噬人。人不敢過其地。每從他道避行焉。其凶戾之氣。死後尙如此。初。獻忠既乘成都。楊展。曹勳。卽引兵據其地。勳留守。展北追賊至保寧。已爲清兵所據。展還成都。清使譚太迫之。趙榮貴攻成都。展以成都毀壞。不可守。乃退守嘉定州。勳守雅州。孫可望等奔重慶。臨江欲渡。平寇侯曾英屯南岸。渡江擊之。反爲所扼。營中火發。左右營皆潰。英僅以身免。賊遂奪船渡江。英舟戰。再敗。急引船南下。而賊反半舟師圍之。英連發數矢。殺賊數人。矢盡。溺於河。部將李占存于大海。

子大... 申餘案奔涪州。可望等既渡大江。休兵三日。墮重慶城。由道義奔貴州。巡撫范熾降之。先是唐王有詔。獻忠所害者。兄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而張定國。張能奇。自以爲賊。不能成大事。尤欲歸順。及至道義。能奇問汪兆齡曰。今老萬歲已死。我等計將安出。兆齡不知其欲降也。應曰。將軍輩只照舊行事可矣。能奇怒曰。昔老萬歲在成都。汝爲宰相。不能輔之治國。惟勸之殺人。以至人心危懼。不肯歸從。天下俱名我輩爲賊。今日皇皇無之。汝尙欲我輩復作賊耶。即拔刀斬之。而四分獻忠牙兵。同入貴州。初。搖黃十三家。各設險自固。及獻忠屠戮之後。無所掠食。有仍歸陝西者。有奔入湖廣者。有爲清兵所殺者。尊天王真輅降清。尋復投王應熊。應熊以爲都督。使屯涪州。其在川南富順等處地方者。亦皆來降於應熊云。

丁永明王永歷元年。正月。封王應熊長壽伯。以錢邦芭巡撫四川。四川大亂。民相食。有夫妻父子互食者。蓋甲申以來。大亂三年。民皆逃竄。無人耕種。而宿

客 滇 述

十三

糧棄廢又盡。故飢荒至此。時米皆出土司雅州。尙有大渡河所越。嶺銜接濟。而斗米猶十數金。嘉定州則斗米三十金。成都重慶。俱五十金。保寧則清兵運陝之米接濟。然猶每斗六十金。成都人多逃入雅州。採野菜而食。亦多流入土司者。死亡滿路。屍穢倒地。卽爲人割去。雖斬之不可止。良家婦女。望門而投。亦無應者。成都食人尤甚。強者聚衆數百。掠人而食。若屠羊豕然。綿州大學士劉宇亮少子。亦爲強盜所食。清將趙榮貴圍朱化龍於茂州。化龍固守三日。食盡而陷。榮貴復叛清。與化龍盟而去。屯於龍安。方茂州圍時。男子肉每斤七錢。女子肉每斤八錢。塚中枯骨。皆掘出爲屑以食焉。清兵將犯重慶。王應熊檄馬乾趨內江。左右曰。清兵正在內江。何可當其鋒。乾曰。遇敵而死。吾分也。遂趨內江。與清兵遇。力戰而死。重慶遂陷。舊按臣羅景守將賈登。侯天錫。鄧九韶。王廷獻等。皆降。天錫復遣使招應熊。應熊斬其使。遁入仁懷縣土城。抑鬱而死。時王祥屯道義綏陽縣。余大海李占春屯涪州。譚文屯萬縣。譚宏屯夔州。譚詣屯巫山縣。副將胡雲鳳屯忠州。雲鳳以舟載妻子泊於夔州。譚詣

部將鄧希明劫之。雲鳳委投水死。雲鳳怒。欲報仇。而搖黃之降王應熊者。屯夔州北岸。少糧。三月矣。雲鳳與約。於萬縣小溪口過渡。搖黃從之。遂過南岸。譚文奔雲陽。三月。清兵至道義。王祥固守綏陽。清兵圍之。不能克。詔閣臣呂大器。督師四川。大器與丁魁楚不合。故出之。初。賀珍據漢中。清兵至。卽引兵數百騎南奔至夔州。求渡。知府程大典不可。時有蜀府德陽王宗室在夔州。同知李習達欲輔之。遂潛通珍。以小舟渡之。屯於夔州之南岸。五月。一隻虎從巫山縣渡江。譚詣水師潰。賀珍復過北岸。居下關城。未幾。一隻虎南陷建始縣。六月。清兵至涪州。破真輅於江口。輅棄輜重。走入牛皮箐。李占春。余大海。亦戰敗。奔夔州。七月。湖南巡撫朱容藩。一。爲清兵所迫。自施州衛至建始。一隻虎降之。容藩卽使屯建始。自至夔州。部署李占春。余大海。兵馬。時川東夔州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又王應熊新喪。諸將無主。故多歸容藩。清兵深入至道義。王祥守綏陽。攻之不克。使人招貴州總兵皮熊。又不至。降將侯天錫復歸正。於是殺賈聯登十餘人。將還重慶。八月初九日。王祥整兵出戰。

客 滇 述

十四

清兵大敗。清兵悉奔重慶。祥復遣義軍。聲大振。祥妻號上祖。擊敵多捷。祥出攻。遣義也。上祖率婦人數千。皆男扮。別爲一隊。問道會祥。中道獲敵人數十。內有平民被劫者。分別而遣之。既而曰。姑繫之。俟我與元帥會。而後釋焉。不然。彼或以虛實告敵。敵來追我矣。及入道義。乃盡縱之。祥嘗營宮室。使上祖觀之。上祖曰。甚善。但少鐵索數根。賊來。則當曳以行耳。祥大慚。九月。清兵水陸俱下。攻於中州。無風渡。朱容藩使占春大海以舟師禦之。往來如飛。清兵不習水戰。又風雨大作。山岸泥滑。馬不能逞。占春大海以步兵躡之。清兵大潰。焚舟千餘。獲輜重器械無算。遂自達州小路。退入保寧。侯天錫李正開擊清兵於瀘州。破之。復馬湖。十月。朱容藩督占春。大海。三。及搖黃呼景陳三家之兵。將復重慶。會原任偏口巡撫李乾德。亦與真輅自涪州來。王祥又追清將柏水。俱至重慶。十五日。共擊清兵。大破之。清兵悉奔保寧。遂復重慶。適冬至節拜龍亭。容藩自以室宗而功高。位在乾德上。乾德又自以國家舊臣。而容藩後起。不爲下。容藩賴占春之大破清兵。而成名始著。愛之。乾德久居食轄

四年清順治孫可望將犯遵義。先遣溫總鎮與王祥議和。溫舊爲川帥。祥曾在其麾下。今在可望營。最用事。而祥見之。僭甚。且呼可望爲賊。溫逼促可望進兵。祥敗走。可望追之。祥曰。吾終不可辱於賊。遂自刎。其妻上祖被擒。亦不屈。可望賜之。死上祖沐浴盛裝。望闕叩拜。又拜其夫死之處。乃就絀。未絕。以手招左右曰。扣大緊。不可絕。可鬆其扣。左右從之。遂死。可望又擊匡國公。破於貴筑。破之。值支能奇病死。可望又并其衆。聲勢益張。

五年清順治可望挾水歷帶入安龍所。諸將無不歸命。號召川中諸將。李占春。以可望殺其父。英獨不爲下。可望使人招之。輒斬其使。有勸之降者。則罵曰。彼殺我父。幽我主。而我降之。是爲不忠不孝。禽獸等矣。可望進兵擊之。占春固守涪州。力戰七日而潰。與余大海走湖廣。欲降清。流民從者數萬。中道絕食。流民俱怨。占春不早降。可望而流離至此。占春大慚。呼酒對妻子痛飲。至夜半。單騎入華山爲道士。楊楊喬然與李占春同心守蜀。及占春敗。可望使人招喬然。喬然不受。官大將。時清威。

客 滇 述

十七

然謁見。因請歸里。可望許之。李乾德。袁韜。武大定。據川南州縣。可望使白文選攻之。乾德等大敗。韜與大定皆降。乾德率妻子走威茂。中道被掠。妻子皆縊死。乾德至威茂。威茂人縛送文選。文選厚待之。欲引見。可望曰。吾終不能向賊求生。遂投河死。弟翠德亦同死。

六年清順治清使平西王吳三桂畧四川。攻陷保寧。趙榮貴戰敗。爲三桂可殺。三桂深入。至敘州。孫可望使劉文秀拒之。文秀攻拔敘州。三桂退保保寧。文秀乘勝追之。三桂按兵不動。文秀渡河索戰。依山爲壘。其鋒甚銳。三桂以輕騎挑之。誘使下山。文秀失勢。遂大敗。僅以身免。四川郡縣。盡歸清矣。

七年清順治可望自引兵至岔口。復敗還。遂駐貴州。

十年清順治李定國與可望有隙。迎帶入雲南府。劉文秀等皆附之。

十一年清順治八月。可望誓師普定。以馮雙禮守貴陽。自引兵犯雲南。九月。可望潰。還至普定。守將馬進忠。閉門不納。令城上發砲擊之。或曰。此國主也。進忠曰。國主

誓師而出。計兵十六萬。今止數千人。此必是賊。可望大窘。急趨貴陽。馮雙禮又揚言進兵。已迫促。可望護家口先行。已爲斷後。可望遂棄城。走至寶慶。乞降於清。清封爲義王。十月。劉文秀等。追可望至貴陽。馮雙禮迎降。遂復貴州。

十二年清順治清復使吳三桂與定西將軍羅勳根。由四川一路。堵寇大將軍羅托。由湖廣一路。征南將軍趙布大。由廣西一路。期於二月二十五日。三路進師。共取貴州。既又遣信郡王多羅。自都門趨貴州。仍分三路進取雲南。羅托還駐荊州。時三桂屯漢中。由沔縣戴安寧。先至朝天驛。順流而下。三月四日。抵保寧。集舟艦。載軍糧。以重慶水陸交衝。請增兵五千。以程廷俊爲重慶總兵。七日。過南部西充。十四日。至合州。合州有江。自陽平合瞿河而下。江面寬闊。水勢洶湧。清兵跨馬渡河。重慶總兵杜子香。望風奔潰。清兵遂由銅梁豐山進發。四月三日。陷重慶。使人招原任總制楊喬然。喬然服毒而死。時川湖界中。如房竹歸化。大昌。大寧。則有塔天保。郝搖旗。李來亨。袁忠第。黨守素。賀珍。施州衛則有王光興。長壽萬縣則有劉休純。譚詣。譚宏。

客 滇 述

十八

譚文。向希堯。達東則有楊乘胤。徐邦定等。結連嘯聚。俱未附清。清乃以嚴自明領重兵。鎮重慶。與程廷俊協同固守。大兵遂渡黃葛江。歷東溪安穩松坎新站夜耶。其間如滴溜三坡紅關石壺關。上摩九天。下臨重淵。一夫守險。千人不得過。李定國先遣劉正國。據險拒之。二十五日。清兵抵三坡。正國自水西奔雲南。於是自桐梓至四渡。守將郭李愛。劉董才。王明池。朱守全。王劉倉。王友臣等。皆降清。三十日。清兵陷違義。五月三日。進至新站烏江。十一日。襲破楊武大於開州倒流水。於是水西宣慰司安坤。西陽宣慰司冉奇。鎮閬宣撫使秦保壽等。皆降清。與寧伯王興亦降清。吳三桂賜以監甲名馬。逾於常格。七月二日。譚詣。譚宏。譚文。攻重慶。不克。詣宏與文有隙。共殺之。請降於清。清以詣爲向化侯。宏爲慕義侯。白白。以。後。凡。川。東。諸。將。吳。三。桂。終。以。重慶爲虞。使川撫高民瞻駐重慶。又調建昌總兵王明德赴重慶協守。檄嚴自明俟明德到日。即領所部赴遵義。二十八日。墨勒根蝦病死。趙布大與線國安陷獨山州。多羅入貴州境。約三桂議事。三桂自遵義馳赴之。十月五日。會多羅於平越府。

之楊老堡。遂與經略洪承疇等共訂師期。帝賜李定國黃鉞。同馮雙禮等扼盤江河。據雞公背。經營貴州。又使白文選同鎮將賈民望等守七星關。進抵生界。距遵義數十里。奉制清兵。以應定國。吳三桂聞之。兼程還遵義。十一月十日。統藩十四旗。及援剿總兵沈應時、馬寧等。自遵義出師。十二日。文選自生界退守七星關。關極險峻。兩山壁立。水洶湧。號天生橋。三桂前在遵義。細問土人。已得其詳。十二月三日。營於水西苗寨。不言所向。次日。忽由天生橋小路。抄烏撒軍民府。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大驚。棄關。走可渡橋。又焚橋。走霑益州。李定國見多羅自中路來。亦退守盤江河。連戰於羅茨河涼水井。皆敗。又聞趙布大將至。遂率大軍奔雲南。吳三桂至烏撒。收降文選餘衆。設官安撫。貴州悉陷。馮雙禮、狄三品等。自金沙江奔四川。建昌衛三桂發檄招之。且密授三品方略。使諭川南諸將歸附。王化龍守茂州。獨不降清。三桂發兵攻之。力屈。被擒。竟見殺。同知唐天顏亦死之。化龍有所乘馬。見化龍死。亦悲嘶跳躍而死。四川悉陷。

客 滇 述

十九

野史氏曰。崇禎初。流賊自秦入蜀。搖黃繼之。蜀已騷動。然十七年間。賊五出五入。未爲大害也。迨獻忠陷成都。一二年間。屠戮川民。靡有孑遺。雖石虎符生之殘。黃巢朱溫之暴。亦不至若此之甚。曾英王祥之徒。集烏合之衆。唱義討賊。至死不回。可謂義士。然戰爭之苦。未嘗不爲民累。況其間又有馬珂之陷順慶。容藩之帝夔州乎。戮官戮民。宗室獻賊。餘毒未盡。又有此以甚之。生民塗炭。於斯而極。獻賊既敗。清兵橫行川中。王祥李占春暨兵再戰。楊展曹勳敗而復勝。而馬乾李乾德輩。或戰死疆場。或委蛇強將之間。冀其一效。於是清兵遠遊。全蜀稍寧。未幾。孫可望復犯四川。王祥占春之屬。相繼敗死。蜀中空虛。清兵乘之。遂據其地。夫蜀素稱天險。自武侯治蜀以來。廢興不一。然據之者必歷數十年而後敗。未有一年之中。獻賊。閩賊。□。搖黃。以及亂民悍宗。相繼而起。此往彼來。如今日之甚者也。豈天未厭亂。則地利亦不足恃哉。明季兩京陷沒。各有淪亡。而生靈之禍。蜀爲尤甚。是可憐矣。貴州僻在一隅。非必爭之地。然共主在滇。而亂賊在蜀。窺祭器者。必由之。亦

遂與蜀俱亡。悲夫。

客 滇 述

二十

客 滇 述 終

子遺錄

子遺錄序

京師遇桐城戴田有讀其文遊卓有雋氣無時俗抄錄經傳及柔蔓膚滯之態既又出所著子遺錄示余蓋紀其邑被兵始末而旁及江淮楚豫秦晉大勢上自文武大臣賢不肖用舍廟算得失下逮匹婦節烈一介士之才莫不觸緒引類錯綜聯貫以著其詳余嘗以為上下不同心中外不一體小人私而君子未必公使不肖者借口而賢才不得盡其用天下魚爛癘潰坐視不可救藥此明之所

判疏逸史

子遺錄序

一

以亡而田有于一邑紀載中具見原委豈徒賞其文筆之工已乎且夫撫之功大于勦而和不如戰所從來矣然各有時宜難以例論賊勢既成驕獷譎變未經大創烏可言撫已既不能制人戰不勝守不固又有腹心大患而與已為敵者誠心百計請和指天誓願休息數四何必不聽蓋與龔遂宗澤諸人時勢相去不啻天壤乃大臣無識不能確見其是非身任天下之利害拘牽成說避文網畏彈劾依違拱手聽社稷自為安危而言官具俾

無忌憚惟陽以大言樹威勢陰以恩仇報復快其私嗚呼使當日諸臣赤心同憂國恤去門戶信任賢才揆情通變定和議于外合力據險出奇勦賊于內內外旣寧民得休息不出十年天下可以復定甲申三月之禍何出而成哉嗚呼此子讀子遺錄所爲掩卷撫膺長太息者也王源序

荆駝逸史

子遺錄序

二

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既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無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也于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于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良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間外之事使任事者輾轉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于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入晉蔓延于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各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率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寇前後十餘年瀕于陷者屢矣而卒獲完豈非賢有司之拊

荆駝逸史

子遺錄自序

一

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歟余從諸父老問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爲一書而當時用兵之畧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子遺錄

桐城戴田有著

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餘里一面濱江而羣山環之山連亘千餘里與楚之蕪黃豫之光固以及江淮間諸州縣壤地相接犬牙錯處雖山川阻深而民人之所走集皆爲四達之衢桐之西有嶺曰掛車東有關曰北峽皆阻險地昔者三國之時吳人所以圖曹休也凡桐之境西至于潛山又西至于太湖宿松西南至于蕪黃南至安慶桐卽安慶所屬邑也東至于廬江無爲州東北至于舒城又北東至于廬州鳳陽北至于六安英霍又北至于光固自前世天下有變桐必受兵明高皇帝起江北定中原王述實由此興而建都南京桐爲王畿內地自是天下承平且三百年桐士大夫仕于朝者冠蓋相望而持節鉞爲鎮撫者遍天下四封之內土田沃而民殷富家崇禮讓人習詩書風俗淳厚號爲禮義之邦當萬歷晚節天子倦勤而士大夫之文恬武嬉抑又甚焉凌遲至于崇禎天災流

行盜發秦隴天下爲之騷動而姦民皆思乘間爲變崇禎三年桐四野鬼哭四年有鳥集于西郊其形如鴉其色赤有史生者遼東人也舉家遷桐有年矣見而歎曰兵火其將作乎是爲火鴉也其兆之矣遂挈其家去五年東門外地湧泉如血七年八月縣人黃文鼎汪國華反先是邑士大夫類多長者皆有德乎其鄉而民莫不畏官府而敬士迨天啓崇禎中世家巨族多習爲淫侈其子弟僮奴往往侵漁小民爲不法于是姦民積不能堪而兩

判牒逸史

子遺錄

二

人遂爲亂首燒富家第宅掠金錢建旗幟營于北門之外司理薛之垣自皖來與賊誓于神而去安池兵備副使王公弼率其將潘可大討賊次于練潭不敢進賊勢益張當是時縣人職方郎方孔炤致仕家居得民心亂人獨不犯方家職方因誘致亂人而盡殺之王公弼聞桐亂已定乃帥師如桐而流賊之警適至桐人因留可大駐桐防守是年蜀之筠連人楊爾銘來爲縣爾銘年少有奇才爲桐七年民愛之如父母禦寇治兵皆有法度桐之

不亡出前後兩縣令之力居多兩縣令者爾銘之後爲張利民也其後明亡爾銘棄官流落江湖以死而利民逃匿山中不出桐之父老至今思之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先是流賊起秦中渡河曲燕南河北皆苦之然而京師峙其北黃河遠其南賊禍不能遍天下也賊入晉而秦以爲功賊入豫而晉以爲功行間大吏大抵皆玩愒縱賊賊禍遂不可支當賊之渡河而南也河南巡撫玄默不爲備賊乃乘堅冰自澠池渡河郡縣皆陷侵尋及于

判牒逸史

子遺錄

三

鳳泗而江淮楚蜀之間處處皆賊矣賊之眾且百萬蔓延往往千餘里不絕或曰三營或曰五營或十三營名號甚多不可得而詳也而張獻忠尤爲克殘且狡犖賊多附之潘可大兵弱不可禦寇楊爾銘與縣士大夫謀設守每埤十懸高燈一二十火毬一五十置一小砲百一大砲譙樓下各貯火器召募勇士百餘人助可大城守而賊已破鳳陽趨舒廬長驅至桐矣賊在河南也縣人孫晉爲給事中告于兵部尙書張鳳翼曰羣盜今且逼鳳泗

鳳泗破桐皖其必不免爲之奈何尙書笑曰公江南人也何憂賊乎賊秦人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賊不犯江南決矣人有聞者皆笑之至是賊至桐潘可大接戰于東郭外兵敗死者百餘人賊射可大馬中之馬蹶而可大頓部卒劉應龍以已馬付可大乘之而去將入門可大又墜地賊急追之應龍持矛與賊戰于衢隘殺賊五六人賊不能前比賊殺應龍鞭其馬進則城已闔矣是爲乙亥正月二十七日也先是賊所至多用土著爲鄉

河皖逸史

子遺錄

四

導以故道路曲折及虛實堅瑕莫不知之由此勢如破竹桐之姦民已前死無與賊逼城以故獲全明日賊奮力攻城以巨繩聯木板藏其下負以趨名曰木牛鑿城城堅不能入城上以大石擊之多傷又造梯數十長數丈擁至城城上砲石擊之不能近于是焚居民屋舍風舉火烈守埤者不能逼視乃鼓譟欲登城又射却之而乘間下繫殺賊以百數凡攻三日不能破乃求路請罷去而撤人黃仙崖獻砲以木爲之貯以火藥藏火線請謬謂金

寶給賊而先以真者餌之賊喜遂以炮數十百懸而下賊爭取至賊手火發皆糜碎于是賊度不能攻遂拔營而西至潛山城外居民死傷者數千人向者烟火萬家至是幾盡矣殺人之慘不可勝言嘗掠民間一婦有美色賊渠置之座上飲以酒婦覆酒擲盃于賊而曰吾良家子女不幸落賊手速死爲幸安能從賊飲乎且泣且罵賊大怒曰且勿殺吾當眾辱之且日縛婦于河橋之柱裸而磔之寸寸以解城上人望見無不流涕者自賊西去揚

判皖逸史

子遺錄

五

爾銘移文上官叙潘可大城守功而請恕其敗兵之罪于是可大駐桐如故爾銘進父老諸生而告之曰今賊雖已西而飄忽不可測城守之事當與父老諸生早計之于是諸生邱山等及父老百餘人具十議以進一修城門一增窩舖一修女牆一請援兵一備兵餉一嚴偵探一設常住兵一核文移一詰姦宄一增火炮藥箭爾銘曰兵食及文移往來其權在上官當往請之餘縣中可自爲也于是諸生往蘇州謁撫軍張國維請增潘可大兵一

千二百軍資餉金取給于正賦而給袍大小共二百餘上下文移俱有輪環字號蓋賊是時多于途中取文移詐爲官兵入城城往往陷以故文移尤宜謹焉五月上命史可法監安廬軍可法大興人起家進士嘗著惠政關中異時故有安池兵備而池在江南安在江北當賊亂時池懸隔大江不罹賊禍于是朝議改安池道爲安廬道駐廬州可法有大將才痛自刻厲與士卒同甘苦大小數十戰俱已先三軍馳驅江淮間衣不解帶輒至十餘

訓院逸史

子遺錄

六

日軍行不具幃幕襪被當天寒討賊夜坐草間與一卒背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冑往往成冰欠伸起冰霜有聲憂憂然愛民敬士所募健兒俠士皆得其死力雖古名將莫過也八月賊衆萬餘人自豫逼鳳陽穎毫大震史可法命總兵許自強率兵五千守桐而自引兵三千至廬州當賊賊自穎毫入英霍山中出舒城至桐可法回軍駐北峽關與自強爲犄角賊復由英霍走黃麻十月賊由黃麻走鄖陽又轉入太湖潛山史可法率潘可大等禦

之于潛山賊又入英霍十二月許自強率吳淞兵三千與可法駐北峽關是時李自成等圍滁州明年總理虛象昇總兵祖寬大破賊于朱龍橋滁州圍解天子以賊勢蔓延建牙之吏不足任討賊于是太監盧九德率京營兵征豫楚諸賊而以黃得功宋紀隸焉黃得功者遼東開原衛人起家行伍生有神勇殺賊賊不敢逼視得功一部皆爲精兵每與賊戰輒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三軍隨之得功威名震于賊中賊相戒勿與黃將

訓院逸史

子遺錄

七

軍苦戰一時名將如曾文詔早死不竟其功左良玉養賊自重迄以亡國鄧垆許自強輩尤齷齪庸懦不足數而盧九德惟賄是徇賊急輒募召僧誦佛號以祈免死于是江淮之間以得功爲長城矣賊聞京兵之出也其在豫鳳者多奔走二分其軍一犯德安一趨江北據山扼險以英霍爲窟穴五月賊自英霍出掠潛山史可法禦之部將朱三才斬賊首數十六月賊由襄可法營遇伏走當是時關外有警兵部議移制府洪承疇于薊遼虛象昇

于宣大而以熊文燦爲總理文燦畏與賊戰一意招撫賊弄文燦文燦莫之知賊由是大橫十二月賊由黃麻至潛山明年正月至桐潘可大守桐史可法守皖先是賊之至也沿途剽掠而已至是深山大澤鄉村聚落皆賊騎充斥人死無算近山者逃入深林叢薄天雨凍甚又因小兒啼聲搜捕無得免者于是多自殺其兒惟濱江湖者泛舟而逃乃免而縣中巨族多有渡江而南者賊至西山之阿故有老嫗鄰女多奔嫗家避匿居有頃人報賊

荆楚逸史

子遺錄

八

且山外來諸婦皆懼涕泣不知所爲嫗曰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生若等速走無涕泣爲也因扶杖出曰旦日當于某地覓我嫗遂至路口賊尋至曰嫗亦知此間有牛馬女子乎嫗曰知之賊曰導往不然且殺女嫗乃前行羣賊隨之嫗故紆迴引賊他往凡數里不前羣賊趨之嫗罵曰死賊吾向者誑若此間荒僻安有牛馬女子乎賊拔刀刺之而去當嫗之誘賊也嫗家婦女盡奔入深谷林薄皆免明日使人于某地覓嫗果在尙能言昇之以歸

遂死賊至龍山居民斷溪橋賊不能渡執一男子使治橋曰治橋免而死男子曰余一人生豈眾人遂當死乎卒不治橋遂殺之是時城中設守嚴賊分騎野掠四封之內皆賊而盧九德左良玉黃得功朱紀皆急廬鳳不遑救桐史可法守皖恐其渡江禁江上矍矍無泊北岸二月賊眾往攻皖至源潭知有備乃還二十七日賊北去遺民逃匿者聞賊去多出明日賊復回多捕殺之史可法引兵至桐路遇賊大戰救百姓千餘人以還凡男女死者

荆楚逸史

子遺錄

九

十萬餘人被虜者不與焉可法謂爾銘曰賊勢甚盛俱在商固穎毫間盤旋出沒安廬一帶兵單餉少何以克濟君與縣人當爲久遠計于是公議三策行之一立桐標營立官主之賊去則偵來則守一築欄馬墻繞城外築土墻使避難之民居之內以護城外以防賊一立堡寨以遠鄉之民無可守之險無可戰之民輒至屠滅乃相視險隘築堡立寨立長主之賊去則耕來則守而于城西隅各築砲臺是月李樹結實如王瓜三月皖兵敗績于鄆

家店叅將程龍潘可大死之初可法率程龍等禦賊于潛山夜間二鬼哭幕下可法憂之至是兩將皆死左良玉過桐兵二萬有餘輪蹄雜遝絡繹百有餘里良玉留三日軍于東郭外縣士大夫出謁之良玉曰賊就撫者十之一擒者十二三戰死者亦十四五然而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飢政亂姦民無以爲生故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于地名曰買路以故軍中縱賊者多縣士大夫曰聞外諸君豈皆受賄乎良玉

荆楚紀

子道錄

十

曰無不受也但良玉左手受金錢右手則斷賊首耳縣士大夫曰由將軍觀之賊終不可滅乎良玉曰滅之亦不難也但今日內外異心功垂成而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大患終必由此也四月總兵劉良佐率兵七千守桐良佐殺賊亦有威名每乘班馬破賊稱之花馬劉云閏四月賊大掠桐西而史可法方奔潛太之急桐與潛太皆爲豫楚之衝官兵與賊之往來者無時無之而潛太兩邑舊無城郭以故受賊禍尤烈可法欲

築城于潛太與桐爲犄角量地投工築有日矣而賊自英霍山掠潛山可法禦之賊小却凡十餘日夜從間道往救之殺傷過當可法知救至乃命步將朱三才奮勇大戰賊圍始解軍行至雞鳴賊復追之且戰且走乃全軍還皖至是可法爲桐請救于鳳陽總兵牟文綬率兵來與良佐同拒戰于石井深入賊圍大戰不決軍中食盡榜爾銘使人呼于市曰官兵圍賊賊且敗矣軍中不暇作食縣人

荆楚紀

子道錄

十一

當速濟之于是人家各炊熟米麥數百餘車募壯士強弓勁弩護入軍中軍中旣得飽食而縣人夜持火炬鳴金鼓出西門取山徑諜而前賊疑救兵至遂解圍去是時廷臣議以安慶重地宜設一軍以史可法爲巡撫割楚之黃麻豫之光固皆隸焉可法于是設五營以副將廖應登領兵一千五百爲前營杜先春領兵一千五百爲左營李自春領兵一千五百爲右營汪鎮國領兵一千五百爲後營以朱三才爲中營以○○○爲制勝營以○○○

○爲水師營共萬餘人而桐城當賊衝乃立桐標營以部將張韜主之張韜江南人狀貌文弱而有勇力身任殺賊常棄大營趨利可法甚愛重之可法部署既定因遂親巡所屬州郡問民疾苦拊循軍士七月至桐城而左良玉亦至自舒兩人盃酒論兵良玉曰勦賊譬之逐鹿鹿之性善走使前無所禦而第自其後追之安能得鹿惟巨網張於前而利兵隨其後鹿雖善奔不能逸也今豫楚之兵誠能禦之於前而江淮之兵追而捕之此逐鹿之

荆說逸史

子遺錄

三

術也明公與制府諸公共圖之良玉介胄之士嚴整部伍以聽約束而已居數日良玉西去而可法北巡廬六光固而還當是時豫楚諸撫軍皆以空名得節鉞無能爲國討賊可法無與其功名賊勢愈不可支矣八月賊自英霍分隊而出一走黃麻一走潁亳一走潛桐一走廬江無爲州謀渡江可法命廖應登扼舒州山隘杜先春扼桐城山隘別遣將守江命兵備副使湯道衡守合肥而自率兵萬餘人禦賊於潛山傳檄廬九德左良玉以兵來

會賊走蕪黃而賊小袁營過天星等又謀襲六安可法引兵救六安賊復走英霍掠太湖十月潛太告急可法回軍來救遇賊於潛山賊小却頃之賊全軍皆至圍可法數重可法火器已盡賊圍之急可法斷梁柱如炮狀臨高向賊佯欲擊之賊却可法因冒圍而出汪鎮國爲殿可法登舟墮水中部卒焦承恩入水援之乃免可法以承恩爲守備明年爲崇禎十一年戊寅總理熊文燦受張獻忠降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巡撫方孔炤爭之尤力文

荆說逸史

子遺錄

三

燦不從已而獻忠叛於穀城左良玉追擊之復縱之去詔逮文燦大學士楊嗣昌出督師嗣昌傳檄孔炤守襄陽而調其標將與川沅兵合擊深入至香油坪川沅兵失期不至遂敗嗣昌歸獄于孔炤孔炤罷去自是嗣昌亦不能制獻忠矣廬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山間遣黃得功來救得功出賊不虞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出而賊中食匱時時自間道掠鄉村朱三才兵多捕獲之可法以其間築潛太城而桐亦築寨凡數十遠近之民暫得所栖

泊而諸寨前後皆破不能守也是年方炤亦發軍
資火器助桐城守一日朱三才飲酒醉握刀上馬
入山中殺賊有功恐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
遇害得功怒提鐵鞭擊殺賊騎數百而還是時得
功兵僅二千餘俟盧九德至桐會戰而九德又入
豫不能至得功軍舒桐間已卯春史可法以父喪
歸繼可法者爲鄭二陽二陽行軍儀衛甚盛然恒
怯不知兵賊皆擲揄手笑之三月盧九德左良玉
至桐四月張獻忠自蜀入楚左良玉奔楚之急盧

荆皖逸史

子遺錄

十四

九德亦援河南時朝議院軍新設兵勢單弱不能
控御州郡于是設兵備道駐太湖而以太湖知縣
楊卓然爲之卓然楚人與楊嗣昌善嗣昌之代熊
文燦督師也薦之於朝先是卓然欲入山說賊使
降計未決亡何賊自楚來縣人登埤設守適鄭二
陽在桐聞賊之至倉皇不知所爲乃撤譙樓大砲
置署門外以備破城巷戰且以所著陰德篇出示
士民而戒民間勿捕傷禽鳥一縣中皆笑之李蟲
兒者諸生李充之僕也被掠逃回至城下縋之以

入二陽使人召蟲兒問賊中事甚悉賊尋入英霍
二陽忽斬蟲兒于郭外而以擒斬賊首李重耳報
聞又繪各堡寨圖奏覽謂星羅棋布足以控制羣
賊令其首尾受敵賊可旦暮平也常賊既退二陽
分兵入山名曰捕賊賊已去遠矣命所過堡寨俱
聽官兵出入于是堡寨多被掠諸生邱山等謁二
陽而愬之二陽曰兵之出征猶諸生赴試也兵入
山叩堡寨猶諸生赴試投旅主人也叩寨卽云破
寨投主人卽云劫主人可乎諸生遂巡而退山是

荆皖逸史

子遺錄

十五

兵益驕庚辰夏四月賊掠桐之睦口都司張韜死
之六月皖兵大敗於楓香驛游擊杜先春張自俊
等死之七月鄭二陽命廖應登守桐而以杜先春
兵屬焉先春部將羅九武不悅由是與應登有卻
十月盧九德等駐桐先是楊卓然見賊盤踞深山
欲說賊使降乃從十餘騎入潛太山中說賊勸其
歸命賊渠與卓然握手飲酒甚懼且曰吾等皆有
絕世才朝廷不能用余故皆因飢荒爲盜若國家
處置得宜安知不爲忠義之上且吾聞劉國能李

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爲國家効死戮力行間顧
余獨不能乎但吾眾且十餘萬置之何地而主之
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于是卓然
舉手別賊而出告於鄭二陽移文豫楚諸軍禁無
得殺賊賊亦禁焚掠以待朝命盧九德還鳳陽黃
得功駐廬州宋紀駐桐城楊卓然入京師而見天
子及公卿議之公卿皆曰賊謀甚狡不可信殺賊
之變其明效大驗也且賊欲擁眾仰食縣官歲費
金錢鉅萬今東南諸郡縣死亡過半土地荒蕪正

荆馳逆史

子遺錄

六

供無有新增軍餉大半取給江南何處更議增稅
畝此事未易言也桐之人相與謀曰往者賊眾四
分剽掠勢如風雨不可捕捉今賊聚於窮山之中
日且飢餒當此之馬誠以楚兵壁蕪黃豫兵壁光
固南兵壁舒桐子黃得功左良玉以通侯印而拜
史可法爲大將節制諸軍提邊兵禁旅捲甲疾趨
此滅賊之一時也乃黨禍方烈羣臣日以門戶相
爭漫不以賊爲意辛巳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福
王遇害是時桐有征糧之擾先是朝議以禁兵在

舒桐間即以桐城漕米給禁軍而以戶部主事方
煜來徵發自兵起土田多荒歲復惡民死亡過半
桐之遺民竭力以供正賦而戰守之費不與焉至
是方煜督之甚急楊爾銘不能卒應請少緩之方
煜不從一日爾銘方坐公堂方煜之從者直上仆
爾銘於地而手格之百姓皆憤譏于方煜署門外
方煜疑變踰墻走至諸生王雯耀家百姓患方煜
出城引兵入也環王生宅王生出教爾銘論眾使
退而使教官王熙章典史張士節置酒王生家謝

荆馳逆史

子遺錄

七

方煜王生力保無他虞方煜與王生及熙章飲于
庭夜半還署日方煜報鄭二陽與盧九德以桐
民爲亂九德右方煜且歸罪縣諸生久之乃解常
楊卓然之主招撫也廷議未決卓然回太湖候命
而賊亦覺朝廷無意赦之俱乘間欲起二月張獻
忠陷襄陽督師大學士楊嗣昌紐於軍三月潛太
諸賊出山焚掠且抵桐境宋紀獲賊謀宰八手等
十餘人盧九德欲以爲質留宋紀軍中不殺時禁
兵將謀夜叛宋紀擒其魁七人斬之乃定四月九

德駐鳳陽得功守舒桐五月九德傳檄宋紀至鳳陽與小袁營會戰宋紀始行宰八手逸去諸賊大半移於桐城山間六月桐標營張寶山夜入山襲賊死之先是魯祺山中有寨曰虎頭寨寨人屢襲賊殺之至是請寶山入山爲助寶山率七十餘人往猝遇賊衆皆潰寶山與蜀兵十六人駐山隘自守賊圍殺之自是諸營以寶山爲戒無敢入山襲賊者矣寶山者蜀人總兵鄧圯之小校也爲巡撫陳良訓所知以書薦於史可法戊寅三月可法令

判賊逸史

子遺錄

六

寶山率其屬守桐適遇賊於桐之南郊外城上人望見一將率數十餘人者與賊戰大呼格鬪賊皆披靡始不知爲寶山也既勝開城納之後屢襲賊有功至是敗歿桐人莫不傷之而桐之諸堡寨刀兵夜出火有聲前後皆破滅土寇亦起小兒腹疾死多棄於市而疾疫之漸作矣鄭二陽命廖應登自舒守桐應登之眾不敢入北峽關黃得功送之應登兵既入關賊自山出逆之應登兵大潰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爲前驅賊畏之亞

于得功至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作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虎陣虎賊復潰而走賊中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呼於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其馬去賊衆大驚于是應登潰兵乃得會于桐七月兵備副使張亮至桐亮有僞才鄭二陽倚之如左右手是時環桐之境皆賊桐萬分孤危于是議撤皖兵守桐

判賊逸史

子遺錄

九

九月楊爾銘以卓異入京師授御史桐人攀挽涕泣祀爾銘于浮屠老子之宮十月有賊數十詐爲民負米入城人有匿草間者聞其謀問道至城告之有頃賊果負米至伏壯士皆擒殺之是時皖兵盡至桐營於牆內賊馬守應等共五營營於河外相距不及一里而桐之堡寨亦多破散民相携入城中流離死亡殆盡城中食亦匱多餓死或割死人以爲食十二月晦皖兵忽入東門居城上數日復下入人家劫掠民飢餓不能支皖兵十百爲羣

橫行縣中當是時署縣事者爲教官王熙竟束手無策典史張士節秦人性伉直有氣集少年數百而告之曰賊亂於外兵亂於內一縣中如困湯火今吾與若潰圍力戰或以是激厲三軍之士而少紓賊禍少年皆從之于是插血祭纛每夜出襲賊斷賊頭奪其馬牛及其糧食皖兵輒邀劫之于路而謂所殺者皆官兵于是少年皆逃散不敢復殺賊壬午二月賊野掠盡乃皆拔營去皖兵亦出城中稍甦息而疫大起死者無算張士節亦死三

荆楚逸史

子遺錄

三

月張獻忠潛屯北峽關遣數十騎夜襲南城梯而上而守裨有張科者夢神呼之起起見賊遂手格之賊驚而墜復擁而上張科大呼城下居民聞之皆上城與賊戰賊皆復墜獻忠謀不成乃去賊自辛巳春入桐至壬午二月始去遠鄉之民避賊於縣者相扶攜還家而又有楚兵爲害之事皖楚之用兵也相爲唇齒楚聞桐之急也遣五千騎來援楚兵至而賊已退楚兵貪其無賊也遂留不去焚掠畧等於賊桐皖之間皆苦之縣人姚孫架方爲

荆南副使縣諸生致書荆南轉告撫軍乃撤回楚五月張利民來爲縣利民福建侯官人爲人長者多惻怛爲桐數年掩骼賑飢荒撫綏流離鋤姦滑捕土寇省獄訟治兵給食其名聲與楊爾銘前後相望也是年鄭二陽罷而楊爾銘已徵入京爲河南御史縣諸生邱山客爾銘家當是時有給事中劾黃得功擅殺桐將張寶山邱山請爾銘上書白其冤爾銘猶豫未決曰言官劾之而言官救之無乃不可乎邱山又以告給事中孫晉光時亭兩

荆楚逸史

子遺錄

三

人皆縣人于是兩人教爾銘其疏叙得功功在江淮於是天子乃以得功爲都督兼官保子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間七月黃得功至鳳陽率兵破張獻忠獻忠遁走九月獻忠自無爲州間道至桐圍之誓必破桐桐急請救于得功得功來救斬賊數千級得功射獻忠中之復舉刀向獻忠而得功馬蹶乃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多棄牛馬於隘以塞道得功馬不能馳賊去已遠遺民男女數千人救之以還諸生父老出謝得功得功曰諸君守城

勞苦得功殺賊是其職何謝也前日科臣奏得功擄殺部將久之不能昭雪夫斥一武夫何足重輕然賊乘間破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破壞於此輩不可爲矣因餽諸生牛二頭父老牛五頭而引兵還鳳陽諸生及父老賣牛築宮以祀之是時張亮亦至桐見利民調度從容甚整歎曰桐之不陷不獨黃將軍之力也賊旣去自春徂夏不雨民大飢土寇四起自稱將軍掠良莠張利民開誠勸導之賊渠孫計欲散其黨江務不

川

子道

三

肯殺孫計利民使人擒江務誅之自是土寇多散而獻忠又且從黃麻至矣廖應登營于城西山嶺適應登生日諸生往爲賀應登曰獻忠在黃麻游擊及於潛太意在破桐否則誓不去也諸生曰何以禦之應登曰頃者賊破六安得其軍士火器破太湖又得其軍士火器今來攻桐必以大砲憑高下發守埤者難以立則城危矣今吾先屯於此賊雖至無險可據黃將軍聞桐急必來救也吾日夜觀城中氣亦旺桐必無患但夜過半輒有數千鬼

繞余營而號是可怪耳是年史可法服闋起爲淮陽巡撫總督漕運一日應登從竇成等二十餘騎至廬州謂可法行至舒城方解鞍縱馬忽有賊數十騎突至虜應登及其騎以去蓋獻忠兵也報至桐應登部將羅九武登埤設守有頃賊挾應登至城下使之招降城中兵應登大呼曰吾已被執爾士卒可速降此時城外精騎不過五十人其機不可失也少緩則其全軍皆至不可爲矣蓋應登作爲賊說而陰示以賊中虛實欲九武出襲之也九

荆楚逸史

子道

三

武故與應登有郤佯不解應登意乃罵曰被執不能死是卽賊也應登曰我寒甚可飲我酒九武不應彎弓射之賊擁應登去有頃殺之於沙河當應登之將往廬州也有兵二人故降賊忽騎而去賊日乃還或疑其往賊中教執應登於途蓋九武之謀也賊旣殺應登復擁竇成于城下教之招城中兵成呼曰竇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其糧盡火藥亦盡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賊怒殺之

成至死猶大呼不絕於是城土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後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成死之日是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獻忠乃率其全營環城攻之自屯於城西山嶺俯瞰城中故卽廖應登之所營也賊于山上放炮擊城越城而墜自傷其卒乃驅被虜百姓伐樹覆土于其上城上矢如雨而築者不休每十步一賊將督之築者少緩卽殺之賊之督者數十人以凶具自遮蔽矢石不能傷又掘隧道欲穿城而入比五

荆賊逸史

子遺錄

語

日城中糧食火藥將盡眾皆懼莫知所爲張利民使人亦築臺於城隅加高一丈五尺俯瞰賊臺以矢石擊之賊不能前又出精兵數百殺賊山上賊與兵相持因以其間懸壯士下舉火燒臺臺上少水多遇火皆然賊暫退城中氣稍振然恐賊隧道將穿乃值賊隧道之地築小城俟其穿卽擊之復募勇士雷鳴道王祥董自趙仁甫方宜等共十人各持刀持鋤絕而下視隧道深淺城上人舉砲發矢以護之賊率衆來戰王祥中砲死董自中賊鈞

失其一耳賊又鈞趙仁甫雷鳴道大呼殺用鈞之賊衆乃前視道深僅盈尺下皆石谷不能穿于是鳴道等復絕而上城中守益固賊計皆窮城中因發大炮擊賊屢發不能中或曰砲固有靈當祭以牲醴于是張利民嚙指出血以祭之比發中獻忠愛將李混江頭裂而死獻忠獨脫移營下山去初賊虜婦女裸其體向城中罵城上舉炮炮不鳴乃取黑犬向城外殺之砲乃皆中是時守堙者日夜力已竭目盡暈皆思逃散張利民告於眾曰柘

荆賊逸史

子遺錄

事

困極矣忍死須臾以待救度城中兵食可支八日今當遣人問道請救于黃將軍度往還八日可至至期救不至士大夫及婦女皆自殺軍民逃散未晚也眾皆曰諾於是作書遣縣人林構朱止往約以四日到鳳陽兩人夜出賊營如約而至適安慶巡撫黃配立亦傳檄爲桐告急兩人擊軍門鼓與之偕入得功卽時出師兼程進如期而至日下春有賊自北來者呼於軍曰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軍資而去羅九武開城取其輜重

並斬賊之傷不能行者桐人懽聲如雷相慶更生
得功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里至北峽關賊塞關
以守前鋒至不能入頃之全軍皆至乃破關賊且
戰且走得功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得功追及
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相阨也吾爲將軍取公侯
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欲得女頭耳
何公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得功縱馬追
之而賊以輜重牛馬遺民男女塞道迫少緩逸去
夜半得功回桐明日縣人出謝得功得功深自辭

荆楚逸史

子道錄

漢

謝而勞苦將士及諸生父老且曰賊已西去一二
子遺常深耕易耨而戶口流亡室廬已盡今吾將
獲賊牛五百給與民間有司當勸耕毋怠又告羅
九武虞宗文當終始立功名是夜賊復回襲營遇
伏皆走旦日復逐之不及而還得功於是遂引兵
北去越二日復至城下慮賊復來潛山間待之賊
不至乃還頃之張亮至桐親巡戰處嘉利民功再
拜謝之復民謝羅九武虞宗文而厚賞兩營將士
爲文祭竇成哭之甚哀軍中皆感動祭畢厚恤竇

成妻成妻亦賢守節以歿世焉先是土寇之未滅
者乘獻忠之去復出剽掠張亮次第擒滅之自是
兩營將士自以城守功高驕悍不可制時時劫掠
居民民不堪其命愬之亮亮多有兵而左兵兵皆
怨相謀作亂適黃得功劉良佐援楚過桐兵謀乃
息癸未正月黃劉西入楚張亮還安慶桐兵益驕
羅九武請於利民曰桐困久矣今幸逆賊遺遁瘡
痍之餘稍稍自振縣故燈火甚盛請復舉以示休
息不亦可乎利民曰不可恐滋亂階不如已也九

荆楚逸史

子道錄

漢

武固請之於是軍中及民間各出燈火甚盛居數
日軍民皆送燈公堂兵忽亂驅民盡擊之利民大
怒旦日羅虞兩將自詣利民謝罪而扶亂者桐人
苦兵之擾也紛紛渡江而南張亮恐邑空虛難守
禁之不能止是時安慶巡撫黃肥玄以母喪歸張
亮行撫軍事二月天子以亮爲巡撫亮奏設總兵
官駐安慶而羅九武虞宗文爲游擊將軍永守桐
城不行調發四月張獻忠破武昌左良玉避賊東
下駐皖城兵六萬人搖掠江南北桐人之避亂江

南者家復破五月給事中左懋第奉命至皖給良
玉餉百萬良玉回楚襲賊空虛之地名曰恢復而
其民已盡矣先是庚辰辛巳壬午以來以用兵故
歲復饑民力不支且惡齋盜根故桐城漕米皆未
輸至是上官移文補徵之桐人朝不給夕無所控
訴給事中光時亨爲請免之自乙亥以來江淮兵
興旱蝗繼之疾疫復起桐城田畝三十九萬荒者
十七八惟東鄉僻在江干不數經兵耕桑如故以
故桐之稅糧皆取給東鄉至癸未受兵之掠繼以

荆皖逸史

子道錄

二

田鼠食禾稼爲災稅糧無出于是諸生謁張亮亦
奏免十分之七焉初桐標營三千人廖應登領前
營杜先春領左營羅九武爲先春部將已而先春
戰死應登并領其眾九武由此不平後應登之遇
害也九武有力焉張獻忠之圍桐也九武領前營
虞宗文領左營九武不悅賊既退九武欲迸其眾
謀不成張亮慮兩人之有變也命宗文別戍而以
孫得勝領左營得勝木強質直而九武驕蹇兩人
亦不相得然九武權譎得勝每隨之俯仰以故卒

與桐禍自獻忠之退九武自以城守功高桐之子
女玉帛相隨入兩營者不可勝計癸未秋督師孫
傳庭徵兵不應甲申春淮揚巡撫徵兵勤王亦不
應是時歲復大饑兵餉無出張亮命墾荒萊屯田
兩營兵皆掠民人爲耕奪民牛橫行四郊劫行旅
道路皆苦之張利民爲請于九武斬三人行旅稍
通甲申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崩于煤山桐人
聞之相對悲號不能寢食四月

荆皖逸史

子道錄

三

大清兵入關李自成敗走西安五月史可法馬士
英立福王世子卽位南京改元宏光頒詔陞賞將
士而授羅九武孫得勝參將加副將街兩人乘中
外危疑益肆剽掠無忌當是時總兵劉澤清轄淮
游駐淮北經理山東高傑轄徐泗駐泗州經理開
歸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黃得功轄滁
和駐廬州經理光固號爲四鎮皆擁重兵尋進封
侯伯羅九武孫得勝薄其官頗鞅鞅失望皖人阮
大鍼者天啟中黨附魏忠賢烈皇帝立削其籍大
鍼故與馬士英善至是士英薦之拜兵部尙書大

鉞不知兵徒以倡優媚人主而欲盡剪除向之擅已者黨禍復烈八月大鉞親引兵巡江閱軍抵皖城自以歸故鄉張軍威示榮耀左右皆曼聲媚色而倡優皆衣錦繡桐之兩營將士皆召之院覈軍實于是兩營之兵自東抵皖掠百餘里比其還桐復自西抵桐掠百餘里而羅九武從數騎獨後夜宿道中宿爲書付其嬖童前行教其兵作亂俟九武至桐乃止兵其童行未一里忽有虎自山出傷其童童死九武大驚山此滅桐之計卒濡遲不決

荆賊逆史

子遺錄

三

九月士英以楊鎮宗爲總兵駐安慶開藩置幕提督江南江北軍馬當是時士英及大鉞以爭黨報復恩仇避禍者多入在夏玉軍中教良玉起兵誅君側姦臣大鉞士英慮之故設大營於安慶名曰雄固上游實以備良玉十月張利民以治行第一行取入南京桐人泣送之凡數十里不絕乙酉二月袁秉華來爲縣秉華在京師已聞桐兵之驕橫求於兵部得監紀銜得兼制軍民兩營將士皆怒覺從此起矣縣士大夫曲爲解之僅而不亂頃之

左良王全軍東犯安慶戒嚴羅九武等乘間遂掠倉庫辱秉華李大方者九武之部將也勸九武嚴飭軍士九武不應已而軍士殺有於轅門之外九武亦不問桐人如在水火時時莫必其命矣左良王之東犯也死于九江其子夢庚統其衆百萬蔽江而下沿江州縣皆屠之楊鎮宗部將馬進寶者凶悍無人理時時欲叛夢庚兵抵皖進寶爲之內應而鎮宗不之知四月八日夜半皖兵開城門納賊皖人死者十八九張亮走入山中楊鎮宗走桐

荆賊逆史

子遺錄

三

九武迎鎮宗入居縣中是夜九武命其兵作亂大掠三日乃止十七日分兵入西鄉焚掠又數日分兵入東鄉南鄉北鄉焚掠少婦幼男子被虜者凡五六千人相號於道楊鎮宗見之扼腕歎恨頃之靖南伯黃得功傳檄召兩營將士赴蕪湖九武以其部將龐天泰領兵五百往得功擊左夢庚于板子磯大破之夢庚敗走浞掠安池間皖兵叛者潛入桐城與兩營合無遠不掠居有頃大清兵破揚州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死之旋下南

京聖安帝遁盧九德降尋至蕪湖靖南伯黃得功
死之龐天泰降九武等尙持論兩端縣幾遭屠戮
賴諸生王凌耀說之乃定及豫王遣將卜從善張
國祿至桐城擒九武孫得勝等而散其所部兵凡
所掠子女俱令釋去九武妻常氏有賢行罵九武
曰不聽吾言及此禍吾不忍偷生也遂投井死是
時楊鎮宗已降

大清仍授爲總兵鎮宗曰九武爲江北害吾目擊
也不可救於是斬九武等于市自是天下漸定而
荆楚逸史 子遺錄 三

附記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朔大雷雨 十月嚴寒魚
多凍死 十一月隕霜冰林木房舍結成刀兵

花鳥狀

二年己巳冬十月三十日大雷雨 南城外居民

何海陽母忽生鬚多而且長

三年庚午大有年 四野鬼哭 油巷李氏李結

實如瓜

四年辛未

五年壬申東嶽泥神康元帥流淚拭之復流如是
者一月秋七月赤鳥見大如鶴色赤其聲鳴鳴
如咽

六年癸酉

七年春正月地震 秋八月二十日西北長虹亘
天是月黃文 九月十九日大雷雨 十月北
峽關市鎮每日申酉時妖氣大作來如風雨驟

荆楚逸史

子遺錄

三

至詳視則尺許小鬼千百爲羣市人以銃砲鑼
鼓逐之如鳥飛去如是者數日 又半鋪妖氛
有鬼魅長丈餘著紅持鎗白晝跳舞人爭逐之
輒不見倏又如他所如是者數日 十一月初
七日雷雨

八年乙亥正月朔地震有聲是年流賊至 二月天雨

黑黍 三月十五日地震 夏五月復雨黑黍

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大雷雨

九年丙子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望又月食金星

木星同度 十一月二十三日雷電雨雹

十年丁丑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是年流賊殺人六

十萬有奇 三月有李結實如瓜滿枝頭先是

有童謠云李子樹上結王瓜二十五里没人家

四月二十三日大雨雹 夏六月二十夜天

裂有光大星墜 秋七月縣西三里岡有白氣

一道從空而下如挂帆如瀑布舒卷若象鼻自

是日夕屢見 九月二十七日有白鳥數千集

於西城外山谷臺望之如雪 冬十一月十五

朔號逸史

子遺錄

誦

日月食二十六日雷雨電 十二月朔日有食

之

十一年戊寅春地產粉土其色紅白細膩富人食

之多死貧人可以療飢時人謂之觀音粉 夏

四月大雨雹害稼 五月天泉出時寇警久大

旱城中井俱竭有小兒於郭家園戲掘一井水

泉湧出因掘數井皆然時人謂之天泉 八月

十一日地震 十月十二日天鼓鳴 十一月

南城居民耶氏婦產一回回一象形骸畢具各

重三斤十兩其人惡之投諸水 是月十九日

東北有赤氣數十條 十二月十三日雷電

十二年己卯春二月十四日夜無雲而雷天狗墜

十六日天裂有光 夏四月太平坊居民汪氏

婦產一猴雙胞十四熒惑犯南斗

十三年庚辰野多狐跛行如人食牛豕

十四年辛巳大旱冬疫

十五年壬午大饑疫

十六年癸未秋七月田鼠害稼銜尾而渡害等蝗

朔號逸史

子遺錄

誦

蝻 十一月冬至大雷雨

十七年甲申冬大旱

子遺錄終

甲申紀事

十三卷

敘

甲申之變。天崩地陷。

華西協
合大學
圖書館

憤莫喻。不忍紀。亦不忍。

不紀。余既博採北來耳。

序一

目草紀事一卷。忠逆諸

臣。別為紳志略。私備遺

志。敢云傳信。友人借觀。

竟以災木方愧多事。貽

誦識者。未幾得程進士
孤臣紀哭。又未幾得無
名氏都城日記。最後得
陳太學再生紀畧。合之

序二

而事迹始備。參伍異同。
或可取實。并付梓人。庶
余有所籍手。以謝率爾
之咎。至於倡義討逆諸

檄。總見薄海。臣庶之同
心。奏疏書議諸篇。多關
國家經濟之大畧。金加
採拾。以供觀覽。而淮陽

序三

京口之變。遂聽多所未
悉。亦稍稍訪輯。以代答
問。其感憤弔忠詩。偶有
惠教。卽不能盡傳。聊附

聖論

一二於簡末因冠以

聖旨二道見

新天子寬厚而復精明如

序四

此百爾臣工所不仰體

宸衷同心戮力及是時而

明政刑者非人也方今

時勢如御漏舟行江湖

中風波正急舵師楫手

兢兢業業協心共濟猶

冀免溺稍泄玩必無幸

矣況可袖手而閒詬諄

序五

乎

廟堂隱憂無大於此而余

更有慮者在軍政之未

立夫軍政之未立非無

兵也。有兵而若無兵。且其害更勝於無兵。是以慮也。古者用兵。寧使餉浮於兵。不使兵浮於餉。

序六

今未具餉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餉不足。於是倡爲打糧之說。公然掃掠民間。掠婦女則爲妻妾。

掠丁壯則爲奴僕。一兵家屬多者至十餘人。朝廷養一兵。不能并養其十餘人之家屬。其勢益

序七

不得不出於掃掠。而有兵之處。閭里皆空。未餓一二賊兵。先添萬千兵。賊百姓嗷嗷無所控訴。

良可痛已。不特此也。兵
 既有家屬。勢不能草居
 露宿。於是占民間之居
 用民間之物。兵富而民
 貧。兵樂而民苦。纔一征
 調。則又有安插家小之
 說。揀擇瘠肥。遷延月日。
 勢所必至。從設兵以來。

未有是也。漢霍去病曰。
 匈奴猶在。何以家為。宋
 劉錡赴官東京。行至順
 昌。聞金人東下。遂斂兵
 入城。為固守計。置家寺
 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
 脫有不利。即焚吾家。古
 名將國爾。忘家類如此。

將且。不有其家。而況兵乎。兵之戀戀室家如此。卽便驅之赴敵。亦內顧之意多。而進取之意少。

序十

求其死。綏立功。尚安可得。此弊不革。恐餉終無時而足。兵終無時而可用也。見在之兵尚然而

更欲紛紛召募。將安用之。且昌平之亂。繇兵而不繇民。淮揚之守。繇民而不繇兵。京口一畱兵。

序十一

而卽有西門焚殺之慘。金華一招兵。而卽有湯溪破城之變。兵之爲害。歷歷可見。孔子答子貢

問政。先足食。次足兵。及
不得已而去。則先去兵。
謂國家多事之日。兵反
爲害。不若去之。今亦不

序三

得已之時矣。或曰。如子
之言。何以守。何以戰。曰。
孟氏有言。與民守之。何
必兵。若夫戰。吾亦知非

兵不可。而在今日之兵。
必不可。何也。勇於殘民。
而怯於赴敵。則軍政之
不立也。軍政立。而一兵

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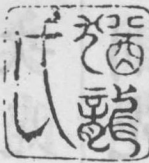
費一兵之餉。餉何患不
足。一兵得一兵之用。兵
何患不强。此在樞府與
大將實實爲國家大做。

一。番。非。草。莽。臣。所。敢。知。
矣。余。閱。北。來。諸。紀。無。不。
切。齒。官。兵。者。故。因。敘。茲。
刻。而。及。之。

序

七。一。老。人。草。莽。臣。馮

夢。龍。述



甲申紀事目次

第一卷

聖諭一道

聖旨一道

登極實錄

文震亨

甲申紀聞

馮夢龍

第二卷

紳志畧

馮夢龍

甲申紀事 目次

第三卷

孤臣紀哭

程源

第四卷

再生紀畧上

陳濟生

第五卷

再生紀畧下

陳濟生

第六卷

燕都日記

北事補遺

淮城日記

揚州變畧

京口變畧

第七卷

南都公檄

出師檄

討賊檄

甲申紀事 日次

復仇檄

移京省告文

誓詞

殺賊誓言

蘇郡討賊檄

第八卷

江南士民公禁檄

吳郡公討降賊偽官檄

討降賊諸臣檄

上邳邑先達討逆書

明倫堂速言

常熟士民討叛公檄

蘇州移討高逆檄

嵩江士紳公討逆臣檄

嵩江士民討逆檄

嵩江討獻妻降賊檄

甲申紀事 日次

金壇士紳公討逆臣檄

嘉興紳衿公討偽政府司務檄

第九卷

中興政治疏

請行徵辟疏

三大弊政疏

感時獨事疏

專圖雪恥疏

郎星偉

領之俊

翁嗣聖

翁嗣聖

翁嗣聖

翁嗣聖

翁嗣聖

翁嗣聖

翁嗣聖

翁嗣聖

翁嗣聖

翁嗣聖

張亮

史可法

郝彪佳

林有麟

李模

破格用人疏

張亮

歷明臣職事疏

劉孔昭

第十卷

慟哭時艱疏

劉宗周

追發大痛疏

劉宗周

痛改前轍事疏

萬元吉

臣工共圖實着疏

萬元吉

補述見聞疏

熊汝霖

甲申紀事

目次

四

再陳國是疏

章正宸

懇彰天討疏

劉泌

欵虜疏

史可法

備江疏

阮大鈞

在兵言丘疏

馬士英

大臣去留甚重疏

李沾

請逆臣疏

馬士英

禁陳疏

劉士貞

大彭斧錢事疏

宗欽一

第十一卷

上都中諸當事揭

徐汧

上督師史相公書

陳方策

上史大司馬南都切計十策

盧經才

上史大司馬東南權議四策

盧經才

上家鄴仙大司馬書

馮欽明

揚州兩庠上史閣部書

五

甲申紀事

目次

揚州兩庠公呈

第十二卷

中興制寇策

彭時亨

制虜議

彭時亨

屯守議

陸世儀

禁衛議

陸世儀

整衛所議

陸世儀

理財議

陸世儀

錢法議

原禍戡亂議

中興寶錄敘附

第十三卷

擬憤

哭大行皇帝二歌

又

又

甲申紀事 目次

又

又

又

又

五月四日得 先帝慘報確信四海同仇若

喪考妣言朝鄉紳有樓船廣筵縱觀競渡

者憤而刺之

又野哭二絕

馮夢龍

湯傳燧

馮夢龍

沈穎

沈穎

尤侗

周西臣

六

左國林

顧謙

顧鋼

陳翰

陸世儀

陸世儀

陸世儀

悲憤八首有序

又

又

同題

憤

又絕句二首

降賊問

哭馬素翁老師二首

甲申紀事 目次

哭馬太史

哭凌茗柯先生

哭倪鴻寶先生

絕命二絕

和韻四絕

奉挽玉重先生四絕

和玉重先生韻

和韻

朱明錦

王揆

王撰

吳至

彭德先

彭德先

顧謙

顧謙

七

吳猗漢

馮欽明

馮遵祖

許琰

馮夢龍

馮夢龍

吳猗漢

吳俊

挽許潛忠二絕

林有麟

弔許玉重先生

彭德先

又四絕

彭德先

輓許玉重二首

奚元儒

哭許甥五首

張敦復

許玉重先生小論

王挺

輓吳門許玉重先生

王撰

恭謝 聖廟入山詩二首

王瀚

甲申紀事

目次

八

凌義渠死節記 附

中興大工疏 附

六月二十七日傳

聖諭一道朕遭九六之運

車書間阻方資羣策

旋軫故都時復秋高

聖旨

共茲舟漏乃自殿爭

起釁馴至穴鬪成風

封事雖勤

廟算安在

先皇帝神資獨斷彙衆

納流

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文

武大小諸臣鑒於前

聖旨

二

車不遠精白乃心匡

復王室替漢室起於

艱難丙魏合志唐肅

興於靈武李郭同心

若彼鑽此矛爾虞我

詐袒分左右口構玄

黃天下事不堪再壞

且視朕爲何如土茲

聖旨

三

特諭爾諸臣和衷集

事息忿圖功刎頸之

交仇忘廉藺同車之

雅嫌化復恂

朝廷以此望爾諸臣諸

臣以此上體

朝廷德意庶君臣之間

禮全始終不則

聖旨

四

祖宗成憲弗尚姑息各宜

天不欽承朕言不再特諭

八月初八日刑部侍

郎賀世壽擬進從賊

六等條議奉

聖旨這所擬從賊諸款尚

多未協如為賊領兵

獻策條陳的明係謀

聖旨

五

危社稷即在庶僚豈

可末減督撫總兵降

賊的情罪極重豈可

列第二等內四五品

京堂及科道翰林侍
從之臣。污賊僞命。爲
賊要職。并守巡等官
降的。豈可止於一絞。

聖旨

六

庶官受僞命的。其中
科道翰林吏兵等部
司官及封疆大吏。巡
方司道。聞變倡逃的。

罪豈止於一流。或獻
女獻婢媚賊。及受僞
官的。罪豈止於一徒。
國家罹此大變。

聖旨

七

先帝 后飲恨升遐。諸
臣負恩辱國如此。朕
守

祖宗大法。須有定案。昭示

天下後世以振肅人

心表章綱紀法司當

秉公奉法毋枉毋縱

稱朕平允之意這條

聖旨

議着再確擬來看

啓
福王登極實錄

前供奉臣文震亨拜手恭紀

恭聞

監國自福邸至淮也

南都文武大臣及科道諸臣方集議擁立之事

會謂以親以賢以序即當推奉為臣民主

臣誠意伯劉孔焯督臣馬士英各傳諭所部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一

卷一

將士以代來

中興之意將士聞命感泣亦願奉為六軍主建義

旗討賊諸臣恭請

陵

廟告非嘗大變慟哭乃告推奉

監國之議議協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至浦

口具啓迎

駕于淮安禮部司務官齋

南都百官公啓迎

駕于儀真渡江泊燕子磯百官郊迎

命以王禮見

監國素袍角帶對百官慟哭百官行禮手掖之尋

賜茶言及

宗社震驚

大行異變復哭失聲因流涕言封疆大計惟仗諸

先生主持至迎立決不敢當蓋播遷以來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二

卷一

國母尚無消息故不攜官眷一人始意欲擇浙東

僻地暫居以便迎奉今值國難至此迎立之

事何忍言

睿音琅然而

睿容具日月表百官瞻觀咸舉額謂

宗社之福次日為五月朔戊子從水西門啓

駕繇城外至

孝陵乘馬導引官請從東門

御路人

監國遜避從西門至

饗殿祭告禮畢即問

懿文太子陵園駐瞻良久從朝陽門入至東華門

步行過

殿陛行謁

奉先殿禮出西華門暫以內守備府為行宮百官進

見行四拜禮傳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三

卷一

令旨召諸臣入議事兵部尚書可法魏國公徐弘

基靈壁侯湯國祚各有奏國祚以戶部靳餉

奏對激激署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謂非對

君體止之京畿道御史祁彪佳因奏綱紀法度為

國之本吏科李沾合諸科道奏以朝班宜肅

蓋時

舊京朝儀久廢也彪佳又奏早頒

大號敬

天法

祖諸事

監國皆虛懷納之朝畢羣臣退議登極監國次第

咸謂仰窺

睿意必欲發喪誓師曉然示天下以討賊大義而

後正位宜先上監國璽綬而後勸進乃即範

金鑄監國寶以次日入朝大臣仍面奏勸進

監國復辭論諸臣謂人生忠孝為本今大讐未報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四

卷一

孤不能事

君

先王殉節

國母播越孤不能事

執無遽登大寶之禮且聞

東官與

永

定二王尚在賊中或可致之

柱

惠

瑞三王皆叔父行惟諸先生擇賢迎主言訖淚

俱大臣及言官再奏求允所請

監國遜謝如前署禮部臣大器率百官跪

奏勸進第一箋傳

旨暫領監國百官退踰時又進第二箋

命傳進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五

卷一

手書批答仍允監國餘所請不允又次日傳百官

止服青錦繡朝拜仍行王禮不必穿帶朝服

百官以典禮重大其朝服入

監國親行告

天禮陞座百官四拜魏國公弘基率百官跪進

監國符寶

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諸臣尚有言宜即登大位

以鎮人心者御史彪佳謂

令旨先受監國之請其名極正賢德益彰既可以

示謙讓海內聞之皆知

監國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天寶布告

天下為當禮臣魏國皆然其議議乃定即用

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傳

旨會推閣員疏上先用兵部尚書可法進東閣大

學士兼兵部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高弘圖改

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俱即入閣辦事而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六

卷一

召工部侍郎周堪賡為戶部尚書鳳督士英

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

史總督鳳陽等處如故而以前會推疏詞林

僅推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廣一人傳

旨吏部

予察

祖制閣員俱用詞林至

先帝間用別衙門官今正推如何止列姜先生一

人似與

祖制不符着該部再行添推來看吏部會九卿再具

疏仍以曰廣居首而推禮部尚書王鏊禮部

右侍郎陳子壯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右春

坊右庶子徐沅

今旨再點用首次二員俱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

尚書入閣辦事諸臣以次待用六卿九列既

備官復催補科道各員皆一時人望尋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七

卷一

特遣彪佳頒

赦諭江南云是舉也羣臣當攀號憤變之後天柱

地維摧陷頃刻矣值

真主繼運日月重光實惟

二祖

列宗在天式憑以有此海內聞

當陽在即用人行政動協人情未有朝端已見清

寧而醜類不授首首鉞者刻日恢復

神京寸磔逆賊雖在草莽胥忍死拭目俟之若諸臣思

祖

宗三百年德澤在人

大行十七載焦勞求治洗滌肺腸以事新主掃除門戶以修職業何事不可辦何罪不可討亦何功名不可就哉聞

法駕入都之日都人聚觀呼萬歲見兩大星夾日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八

卷一

而行

鍾山紫氣中五色雲見而先是龍江浮樞楠巨木

千章若為鼎新

大內而出者

兩都並建聿還舊觀江北諸大帥皆上表勸進

所傳遼東總兵吳三桂疾馳至山海結虜入

關大殺賊十數萬奪其輜重無算遼鎮諸將

將無不投袂奮劍以報國仇者

中興大業豈靈武草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

甲申紀事

登極實錄九

卷一

甲申紀聞

七一老臣馮夢龍議

甲申燕都之變。道路既壅。風聞溢言。未可盡信。候選進士沂水彭遇颺于四月一日。候選經歷慈谿馮日新於十二日。東海布衣盛國芳于十九日。先後逃回。各有述畧。不無同異。武進士朱翹十六日出京。有北來公道單。敘忠逆近實。而木及紀事。吾鄉有買人于五月望日出城。則李賊已逃。而燕京

甲申紀聞

卷一

化為國。所述甚悉。龍為參次而存之。以俟後之作史者採焉。

闖賊之犯燕都也。蓋自犯榆林始也。尤邊之兵。榆林最勁。曾一破賊。殺數千人。賊患甚。悉眾而來。脫中樞有稍知兵者。勿狃小喜。預請濟師為犄角。可令賊奪氣去。而一籌不展。束手而埃。其敗既失。榆關而真保河間諸郡風靡矣。時賊已僭號曰大順。改元永昌。烽火且燭。神京而舉朝若夢。薦其人

營某缺。惟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初大學士李建泰。自言西人。知賊中事。請駐師保定。以遏賊衝。

先皇帝宴勞。禮極隆重。倚之不啻長城。比賊至。不遺一矢。或云今在賊中。甚可怪也。賊檄略云。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嗚呼。仕路無人。為賊所笑。豈不哀哉。

甲申紀聞

卷一

我方恃山海為固。而賊從宣大跳驅。軼居庸關如蹈虛然。武夫重閉。不知國家牖戶。何以頓墜至此。昌平兵亂。疑有賊間之。賊偵騎已在城下。猶云潰卒易與耳。漸乃大集。始思而火藥貯外。致塲已盡。為賊有。城上發大砲。有聲無子。軍司曰。未備從來。泄省之習。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初闖臣或進南遷之策。復有言及

陵寢者。

先帝嘿然徐曰朕當死守既聞賊警再召諸大僚商

之咸曰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此外

絕無一言噫使滿朝盡科道未審能以白簡擊賊

否司禮監杜姓者監蒞鎮總兵唐通兵出拒不戰

而降賊益得志十七日賊攻平則門踰時止遣叛

監杜純城入講欲讓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當

軸茫無以應亦不敢上聞或請畱杜杜云營中有

親藩不反命者屠矣遂縱去賊衣黃單甲四面如

甲申紀事

三

卷一

黃雲蔽野炮聲轟轟不絕守埤軍皆貴近家說名

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日給錢纔三十文雖外城

二堵置一卒內城五堵置一卒率饑疲不堪任而

董其事者內監百官不與焉十八日上午大雨雨

止賊急攻彰義門門忽啟或云大瑞王相堯寶掛

之官軍魚鳥散賊遂薄內城是夜

先帝率親軍四百餘騎泚前門門者疑內變欲反砲

拒擊乃從白家衛衛逸出城上見守備單弱亟詣

成國公朱純臣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赴宴

先帝歎息而返語

聖母周曰大事去矣相與泣下宮人亦環拜而泣

先帝揮使去令自圖活十九旦宮人狂走塞街巷或

叩周國丈門猶堅臥未起大金吾方僉牌禁詈言

而城中坑廁皆賊矣京城壁立數仞再至俱不

能登賊砍楊樹為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

北孫升以上孩兒軍者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閱

甲申紀事

四

卷一

不畏死者也賊能用童子為軍而國家養軍數十

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

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為兵士者城中火起順成

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非奸人內應不至此開

西人在京買賣強半皆賊遺有開典至數年者矣

近因鬻爵之令賊輦金大至以告身為信人莫敢

詰而新募軍卒亦皆賊黨赫赫王畿已成窟窟欲

不破得乎日午賊首李自成擁百餘騎從西安門

入自成方巾藍袍貌奇陋眇一目其偽軍師來獻
策浙人長不滿三尺軍中呼爲宋孩兒百姓操香
伏迎門俱粘順民字畏也非好之也賊入宮竟

先帝不得懸萬金賞購之得

聖母及兩公主屍頭之得

皇太子及 永定二王于外舍不敢害幽偽國公

劉宗敏營中文武官真正死節者范景文而下二

十餘人而已語具紳志畧中時內庫尚存金一窖

甲申紀聞

五

卷一

銀若干窖元寶有重至五百兩者鑄有永樂字至

是皆爲賊有二十日賊出示令文武官俱于次早

見朝願回籍者聽自便服者量才錄用抗匿者主

家并坐復令偽官以重犒招集各衙門長班使趨

本官報名諸紳一愚于自便之言再沐于長班之

脅於是具脚色呈身者紛紛名單一入而此身已

隸賊籍苟善自匿賊亦不能問也二十一日百官

因服待罪于皇極門太監王德化見太司馬張楷

彥不勝其憤誓曰誤國賊

天子何在汝尚焉往番拳歐之遂爲賊所殺諸臣遇

賊黨咸強笑深揖及矮宋至有數人跪問新主出

朝未宋謾罵曰汝曾不戮爲幸些時豈不耐耶衆

愆然爲之却步是午得

先帝煤山凶問自成竟不出百官莫不束腹啼饑抵

暮始散衣冠之取侮甚矣傳聞

先帝與

甲申紀聞

六

卷一

聖母訣時先勅自我所寵 哀妃懸絕不死

先帝手刃之并殺 長公主潛走煤山望見賊勢甚

盛乃縊提督京榮太監王之俊從之所縊山亭乃

先帝爲內操特建者吁嗟乎內操何益之有哉

先帝披髮衣白綿袖袷藍紗道袍下體白綿袖禪一

足跣一足有絳襪及紅方鳥於衣帶得血詔云朕

在位十有七年淳德匪躬上邀

天罪至虜陷內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

朕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以髮覆面而死。任賊分
裂朕屍。勿傷我百姓一人。嗚呼。失守之主。具有懲

二

先帝愛勤恭儉。不亞舜禹。徒爲肉食鄙夫所誤。遂至
顛蹶。然守正而斃。且死猶惓惓于百姓。彼分曹營
窟以國事戲者。肉穢豈足食哉。賊命以雙扉昇屍

真

聖母俱置東華門側。殮以柳木。覆以蓬版。百官莫敢
甲申紀綱

甲申紀綱

七

卷一

往哭。惟襄城伯李國楨與兵部郎成德撫棺大慟。
百姓多懸次焉。二十二日。叛監杜選擇宦官給使。
二十三日。百官復入朝聽點。自成帶尖頂白皂帽。
服藍布上馬衣。蹣跚跪坐于殿左。僞弘文館大學
士牛金星坐殿右楹上。鳴臚以次唱名。歸西而東。
前大學士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言罪臣某參謁
臣三載新進。吉士。勿任宰輔。大明主不聽臣言。以
有今日。自夙旁折之。藻德求試題。自成有所命。藻

德聽不甚其。又不敢復請。皇遽而起。狀元李樹

先帝特達之知。若作此舉。動而甲不啻十重矣。賊命

牛金星分別諸文臣才品。武臣則付僞都督李基

拘李襄城至。欲降之。國楨要以三真一改疏

先帝。二勿傷

皇太子。三勿犯

陵寢。賊金諾。留禮部官議葬祭禮。葬以帝祭以王。乃

易他棺設祭一壇。自成亦出拜垂淚。

甲申紀綱

八

卷一

皇太子及二王俱出拜。但不令易服。三日後。藻葬
曰。負妃墓之斜。惟襄城一人往送。嗚呼。天崩地塌
此恨何時已。襄城返役。卽自殺。其亦傭中倭倂
者與。二十五日。諸叛臣詣僞內閣。進履歷。僞內閣
牛金星者。中州人。舉乙卯孝廉者也。侍讀何瑞徵
可成。薛所蘊。戶科給事中劉昌皆同鄉。先送款。不
肖紳多藉三人以通于牛。而金沙周鍾復社中所
謂周介生先生者。素有文譽。金星令作土見危授

命論。大稱賞。首薦之。不知此論何所措詞也。偽禮部黎志陞亦薦其座師項煜。復轉相舉引。入選者凡八十餘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不則人物豐偉。又不則賊黨有負。緣不願。商不堪用者。俱責輸財助餉。名曰追賊言衣冠所齒皆賊耳。劉李二鶴都督主其事。五員一連鎖押以去。亦多有不繇報名而為兵卒所驅者。劉踞田島親府。李踞周皇親府。至即夾拷認賊。閣臣陳演受拷獻至銀

甲申紀聞

九

卷一

五萬金三千。閣臣邱瑜不勝痛而死。家財僅百計。賊亦廉瑜而穢演。惜乎瑜之不死于難。而死于刑也。方岳貢魏藻德俱以故相不用。被夾獻。賊不等既釋。軍士爭罾藻德。藻德不堪。竟自勒以死。岳貢傷。徐之亦死。等死耳。不悔晚乎。他坐賊動至千百。有沈學錄最貧。亦迫認至三百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押令稱貸于前門官店。店主人即無一而券。立不敢不應。有見其券者。書云某官同妻某氏借

甲申紀聞

十

卷一

救命銀若干。生有重于泰山。豈謂是與破城後。賊大張殺掠之禁。於是市肆如故。自貨賊事起。金銀既罄。繼以絀段。足僅一金。而商人錢貨為之一空。賊之巧于行劫如此。又民間馬騾銅器俱責令輸管。賊將各踞巨室。藉沒子女為樂。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為名。沿門淫掠。稍違言。兵在其頸。門衛甚嚴。即欲免脫而不得也。我朝制度。賊任臆紛。更閣改天祐等名。六部尚書為政府。翰林院為弘文館。行人司為文諭院。御史為直指。給事中為諫議。主事為從事。布政為統會。巡撫為節度。按察為防禦。府為尹。州為牧。縣為令。公服領尚方。以雲為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武臣權將軍最尊。左右制將軍次之。守備名守領。把總名守旅。文政府為叛臣。宋企郊日上堂蒞事。各官三日一選。隨賊西來生員及偽將俱移送吏

部選州縣太學生及秀才入朝觀望。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若輩。連回讀書。候新主考試。數日後。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和數千里。赴試者甚衆。噫。諸生科甲所自出。而如此趣嚮。國家何賴焉。賊先曾兩鑄永昌錢。不成文。至是私升御座。輒目眩頭岑。岑作楚。又見白衣人數丈。前立華蓋。蟠龍髯爪。俱動懼而止。雖云三六九朝集。然遲遲未正南面者。以此往代篡竊之輩。殿或搖地。或陷谷。

甲申紀聞

十一

卷十一

徵亦胡可誣也。四月三日。六之日。九之日。官民三次勸進。其文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甚至斥。

先帝爲獨夫。有臣子萬不忍言者。相傳係周鍾筆中。又有行義行仁。存杞存宋。句魏學濂。向人曰。此語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噫。詞林省圍。

天子侍從信親之臣。作此逆。

天喪心語。而猶揚揚得意。自夸佐命。元勛讚賢者。

所學何事。尚何而日。偷息天地間耶。昔者不及二十人。賊廷共少。答言在鄉者。因門禁未至。賊領之毀。

太廟神主遷

太祖神主于歷代帝王廟中。擇十三日。頒偽詔于天下。十五日。百官于五鳳樓外習儀。十六日。郊天。十七日。御殿受朝賀。至十二日。五鼓而吳三桂之報。至軍民一時鼎沸。有粘示爲。

甲申紀聞

十一

卷十一

先帝服喪。不服喪者。仰賊衆共誅之。賊大募嚴。臣位之。議遂寢。吳三桂者。遼東世將也。以征遼前鋒將軍宿重兵于寧遠。城謀入援。聞城破。憤甚。走北。乞師。故帥祖大燾陷。中用事。與三桂有親誼。言于。主許以連兵入討。賊知三桂父驥在京。脅令作書。詔三桂。叛將唐通奉書往。啖以父子封侯。通盛。誘闖主禮賢之節。且云。求宮無恙。三桂驚喜。曰。審爾。願一見東宮。而降。通反命。賊許以定王。

往通先馳報三桂。三桂賜與酒飲，伏甲斬之。賊其
衆免者纔七騎。賊怒，盡戮三桂家口三十餘人。三
桂憤愈甚，令其兵皆薙髮如虜，益發騎。尤王子
親至，二十二日賊騎出都門，終夜有聲。二十三日
誅大臣陳演等，及成國定國宣城新建諸勳戚，置
僞閣臣居守，悉銳而行，輜重無算。或見賊挾

皇太子騎俱出，或曰：定王也。行二日，忽有令箭
至，焚毀城外民舍。三十日，守者亦盡焚宮殿而去。

甲申紀聞

十三

卷一

則聞闖兵連戰俱大北，自成身中三矢，已踉蹌西
走矣。五月朔，八都城，九王子自稱攝政，建國大
清，改元順治。初八日，下令曰：不難矣，非賊亦賊，難
矣者賊亦非賊。於是城內外無完髮者。歸人見良
涿亦然。通聞漸及山東，殆不知胡底可恣也。賊乘
凶年繭絲之苦，以假仁偽義，蠱誘愚民，堤潰于中
州，溢于楚，泛溢于秦，波及于江北。所過淫暴，非復
人理。如武昌既下，驅平民三十餘萬，溺之江中。德

州僞州官奉賊將硃批，令徵七妓，設巷立厝，以供
軍士。舉此二端，亘古未有，乃復妄邀無望，迭蕩
神京，身享亂賊之名，而收漁人之利，愚哉。嗚呼
幽燕自石晉外，市以後，淪於腥穢者，四百十餘
年矣。

太祖高皇帝百戰，僅僅收之。

成祖於焉定鼎，以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守，而無端為此賊所送，賊罪可勝

甲申紀聞

十四

諒邪傳聞

皇太子弱，不勝騎，已薨。

兩王賊中，俱未可定。

天春

皇明

福藩有

子樞，臣史可法等奉之監

國為

大行 皇帝發喪已而中外交章勸進

三讓乃許

詔以明年為弘光元年南都禮祥屢見洪武重光休徵已著時東南人心洶洶強者謀亂弱者謀遷

三詔既頒莫不凄然悲欣然喜且帖帖然服也

新天子英明天縱剛毅有為樹賢輔求真才去苛征

除風聲草薄青別貪廉哉冗官與天下更始諸公

卿洗心滌腸以應新運百姓喁喁想望太王中典

甲申紀聞

五

卷一

之業願如殷宗周室超出晉元宋高之上第昔惟

賊若未滅將無舍北而圖南仰

能滅賊亦且扶功而遂利况將驕卒悍軍民正費

調停國急家貧征繕尚無良策藩籬未固保障何

資相夾吾于江左陶祖乃效其驅馳駕白衣之山

人李郭始成其勞績今日在位仔有之有萬難于

昔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勿狃處堂一日之怡而

不求療病三年之艾也

紳志畧

○死難諸臣

愚謂死者人臣自了之事非所以盡職而報

也宋司馬子印之死春秋以為不能其官至於其

殺故以官舉而沒其姓名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

危俯之如屋有楹如柱有礎平日所管何事乃

時一無所恃而僅以捐軀塞責然則拚此七尺軀

人人可充將相之選乎必如閒散下僚新進書生

甲申紀事

紳志畧一

不謀其政復不愛其生乃為難耳若臺省可以爭

是非將相之責已當分半即死何逃不能之罰第

泄沓之習醞釀非一朝夕况國破

君亡度不能復讐雪恥除却一死更無他路故列一

時死難諸臣詳其爵里以愧夫不能死者雖繁日

予之可也

助戚

皇親新樂侯劉文炳滿州人九十歲祖母繼祖乃其子

文炳文耀乃其孫俱都督臨時擇一大并將男女
子孫十六口盡投于內閣門縱火焚賜宅火發乃
自縊死之最乾淨者

皇親惠安伯張慶錄河南永城人

皇親東宮侍衛周鏡大興籍南直人國丈嘉定伯周奎之姪也母妻一門俱死

皇親駙馬都尉鞏承固中興人

公主先一年卒。樞尚在室有親生子女數人悉以

甲申紀事 神志略二

黃繩繫之靈前縱火焚死。大書世受凶惡身不可辱八字。自縊于前廳

他所傳尚有王劉二 皇親。未詳姓名。又有傳英

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陽武侯薛廉博平侯

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都督李國柱者

文臣

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北直長壽人每恨身為大臣不能
在驛場飯一香。專業雖死何用。召對時已絕

粒三日矣。惟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聞城破
遂拜。關曉勸于請封妻陸氏靈前。自縊死。死最
早。時閣臣濟濟死者惟景文一人

戶部尚書倪元潞浙江上虞人十九日寅時聞城破

即整官帶望 關四拜復南向拜辭老母。不別妻
孥。旋易便服。至普齋。淨酒奠所供奉 關聖前。對

酌三醆。復出。適寺正席堂。搗袖中。中語奴輩曰。吾

分當如此。意已決。毋得救。遂舉手自縊。眾僕尚欲

甲申紀事 神志略三 卷二

解之一老僕跪于傍。止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
嗚呼。已再二矣。遂索印。見其面如生。驚拜。相戒
不敢犯其室。姜王氏與幼子迄無恙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彥福建莆田人守

得勝門。罵賊不屈。賊攻斬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

一云投城下自刎。公道單聞入刑辱中。非也

刑部侍郎孟兆祥山西澤州人子章明進士兆祥以

忤瑞。削籍。起歷今官。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子

章明闔家皆死

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浙江山陰人聞煤山位北向

拜自縊死有絕命詩云碧血九原依聖上自願

二老發忠魂蓋其慶也哀哉二妾亦同縊

翰林院右諭德劉理順河南杞縣人妻妾及四僕俱

死死之最乾淨者死後賊兵近百人踵其門曰劉

老爺居鄉極善里人咸沐其恩此來正欲護衛以

報之何遽死也乃下馬羅拜而去

甲申紀事

紳志畧四

卷二

翰林院官允馬世奇南直無錫人方早食聞變曰是

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亦玷辱太

夫人矣二妾朱氏李氏先縊世奇自向勅書四

拜復南面遙拜其母裂帛自盡

翰林院簡討汪偉南直江寧人十九日聞變與夫人

取氏呼酒飲畢索筆大書壁上云身不可辱義不

可降夫婦同死節義雙芳爰就縊偉懸右夫人懸

左夫人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解懸正左右而死

死之最從容者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江西吉水人十九日拜文

丞相祠縊祠中

副都御史施邦曜浙江餘姚人縊死時有絕命詩

大理寺卿凌義渠浙江烏程人聞變盡焚生平所著

連及所評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君復南向拜

父舉筆書四十餘字付家人歸上封公有盡忠卽

所以盡孝語寓中繩械先為家人藏匿乃取短綆

甲申紀事

紳志畧五

卷二

命家人盡之相視不忍容趙某知公志決為繫于

臆楞奮身而絕隨有賊黨踞其寓五日不殮傷哉

大僕寺丞申佳胤北直永年人自縊

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浙江海鹽人將掌垣時所

駁事一一簡出授家人一言不及家事從容自縊

海寧季廉祝淵以薦舉劉宗周被逮後釋故尚在

都門收其屍而殮之進二日而猶如生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江西新昌人嘗與屠厚翔連

聞風慕義。沐浴衣冠。北向拜益。

御史王章南直武進人十九日與光時亨並縶走城

上與賊遇。賊迫之降。光即跪下。三問章。章不應。賊

持刀砍其膝。章正坐。罵不絕口。遂被害。

御史陳良謨浙江鄞縣人死時。作古風一篇。有盡忠

盡孝之語。痛飲而絕。妻時氏同死。

吏部員外許直南直如皋人城破。班役輩亟約報名。

直曰。吾生可捐。吾計已決。時傳先帝從齊化門

甲申紀事 神志畧六 卷二

出。客羊君輔勳曰。主上既已南遷。君輩正宜擁

蹕偕行。共圖恢復。何必以有用之軀。輕一擲也。直

唯唯。既而出。寓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

焉往。已知煤山信。驚慟欲絕。羊生旁慰解。諸僕

環列跪哭。且動以親老子幼。答曰。吾兄在。是夜

遣羊生就寢別室。呼僕授以家報一函。囑之速速

歸報封公書中。首述忠孝之訓。次及葬母教子無

他傍語。旋更冠服。北向拜。君同拜。詩六

絕云。率土皆臣。自聖明。在氛何事敢縱橫。驅除安

得赴桓力。一斬元兇。盡洗兵。貫盈巨罪。算容誅。屠

戮腥。聞駭毒痛。罄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

辜。君國深讐。慘古今。么麼逆豎。偏相侵。微軀自恨

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在天靈。奕念高皇。開闢

當年垂裕長。願侍吾皇。遙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

一死剛君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誓未復身

先殞。漫化啼鵑。灑淚盈。柳筆翻然亂世行。老親幼

甲申紀事 神志畧七 卷二

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書

畢。命僕入內室。取麻練令作纆。僕手戰。公斥之出。

遂自縊。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明。如生。遲二日。

羊李二友稱貸以敘。

兵部郎中成德順天諸山西人賊臨城。卽致書馬世奇

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

以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稟。諒有同心。及煤山信至。

哭死于茶菴。歸自列死。

前戶部郎中周之茂湖廣麻城人壬午典試雲南回

陞淮安知府辭不受下獄踰年宥歸旋復職春間

北上候補命未下為賊搜去使跪不屈遭挺擊

折臂死以未補官故罕傳者其里人言之甚確

兵部主事金鉉北直解元號與罵賊二日至晚衣冠

北向拜投御河死

工部主事王鍾彥南直華亭人十九日長班趨令朝

見入房自經死賊棄屍溝中遲糧把總陳泰階親

甲申紀事紳志卷八 卷二

見之松江府五學諸生有死節公呈

中書舍人宋天顯南直華亭人十九日自盡

在外文臣如宜府巡撫朱之馮大同巡撫衛景瑗

陝西巡撫馮師孔山西巡撫蔡懋德聞俱死于賊

武臣如提督三關總兵周遇吉與賊戰寧武關先

勝後敗被執不屈屠之鎮守宣府總兵朱三樂賊

至揚言降者不殺百姓請救一城性命朱不可巡

城指紅夷大砲曰汝曹若能放一砲我即死甘心

衆莫應宋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自後掣之宋憤

甚奪卒刀自刎是皆死于王事者但山陝三邊道

府州縣暨鄉紳死者尚衆宜與河南山東別為

卷茲但列在京諸臣故不及

大監

司禮監王之俊從死煤山或云從死者王之心而之

俊與德化俱自盡更詳

誅戮諸臣

甲申紀事紳志卷九 卷二

賊之刀錐忠臣義士之几杖也乃平日優游憤事

臨時又苟且望為兩卒不能免豈不枉却一死耶

志其最著者以為臣鑒

朱純臣世傳成國公獻門勸進世臣中之最逆者吳鎮兵

臨賊欲逆敵恐其有變謀之

徐元楨世傳安國公與成國同謀皆建文之難其祖以獻

門獲爵今始食其報云他元勳戚晚罕有全者不

能盡錄

陳演 四川井研人 王茂進士 官大學士 既罷官。以多藏不能出都。賊

聞其富。遂加毒刑。所吐金銀最多。珠亦盈斗。先是

演寄治一僕。僕恨之。遂出首于賊。言主家甚富。即

如其處。有銀四萬八千兩。賊兵如言往掘。果如數。

因是垂涎不已。受刑最慘。偽相牛以二鐵索貫其

左右手。所至牽以自隨。步稍遲。皮鞭亂下。身無完

膚。竟誅死。噫。以演之富。假使散財饗士。勇氣當萬

倍。全城保身。何患無家計。不出此而以身發財。所

謂割腹藏珠者也。

孫德 順大通州 籍應天 上元人 庚辰狀元 官大學士 國變錄云。夾二夾。追

出銀一萬七千兩。其妻接二次。子亦二夾。藻德飲

水一盃死。而別單俱云與演等同誅。總之死于賊

手耳。魏以新進談兵出身。三載遂誣大位。翔翔政

府莫展。一籌稽首。賊庭賊亦鄙之。卒以刑死。委哉

江瑜 湖廣宜城人 乙丑進士 官大學士 公道單注。夾死。北道犯畧。注

自盡。而各單又言與演等。同日被害。

刑辱諸臣 官銜列下 列于死難諸臣也

凡刑辱者。或位望太隆。賊意其人難用。或貪富素

著。賊謂其家可欲。或已經投揭。而未有階梯。或不

肯呈身。而橫遭束縛。四者均所不免矣。古者刑不

上于大夫。所以勵廉恥也。國刑且不受。况賊刑乎。

刑斯辱。匪但辱身。且辱國也。雖然。不死而辱。與

不屈而辱者。有辨焉。何辨乎。以其身之所處。辨其

中之所懷。爾春秋名喧糾。而冤家父榮叔之誅曰。

惟宰故。夫位大祿肥。恩深任重。即死猶不足以塞

責。而乃偷生幸免。其就桎梏。置冠冕于泥塗。以且

莫為歲月。斯則我自取辱。于人何尤。若或踞津匪

要。跣路不深。亦有嚼齒之心。未奮斷頭之勇。藏身

未固。羅網及之。委命于天。終無遜語。以此方彼。能

無間然。第存歿既殊。逃畱不一。姓名纍纍。事跡寥寥。

未敢妄為分別。聊述所聞。以俟識者。乃更有因辱而屈。屈而仍不免于辱者。其流愈下。又不可以

甲申紀事 紳志畧十 卷二

甲申紀事 紳志畧十一 卷二

刑辱概之矣。

張國紀官上柱國少傅加父子俱夾打籍沒

周鑑官都督加太子太師國丈嘉定伯奎之子素有弱疾以夾

死弟鉉一夾僅存又奎姪銘削髮遁被獲亦受夾

奎甥嗣于奎各鐸一夾獻銀六百兩俱不死响奎

房產積畜盡為賊有而諸子猶不免于刑賊之貪

併無厭如此勸賊中受刑辱者甚眾不能詳知特

志周氏一明以刑其餘。

甲申紀事

傳志界士

卷二

方岳貢湖廣穀城人官大學士先在松江有能聲以

戴罪徵遁延至十三年無緝可鐫徵下獄素走聲

氣故朝中爭訟其清驟陞副院旋秉衡軸功名損

于治郡京抄云夾獻銀四千兩布四百疋尚拷不

止乃獻下江南策方公頗自好必不至此疑出仇

口雲間何剛等辨揭謂公屢自縊不死賊騎擁去

逼降公不屈誓不已遂極拷掠凡二日夜搜寓所

僅得布袍五襲犀帶一箇欽賜元寶二錠賊大

詫曰闕老何一貧至此于是獨不釋公繼而李賊

過問夾者何人賊嘗指公名李曰方某清官安得

有余銀始得釋公見東宮慟哭東宮曰先生

救我公曰臣當忍死以護殿下賊怒于是格不

得通及四月十三日賊忽擁太子出都十七日

喧傳太子墜馬死公撫膺大叫遂勺水不進二

十六日整衣冠絕吭而死又似有意為方公周旋

蜀人吳邦策國變錄注夾二夾完賊三千兩不死

甲申紀事

申志界士

卷二

雷川他單又有注同陳演戮死者均不可信意受

刑之後恥為賊用而自引決耳。

李遇知陝西籍四川人庚戌進士官吏部尚書

雷躍龍雲南籍上元人乙未進士官吏部侍郎夾二夾

沈惟炳湖廣孝感人丙辰進士官吏部左侍郎夾二夾

張惟機福建晉江人乙丑進士官吏部侍郎夾二夾頭箍一箍

仍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見國變錄

金之俊浙江嘉興人乙未進士官兵部添設右侍郎出撫昌密

被獲夾二夾不死。今問為中大司馬。本官某為
此公頗有經濟之志。甚為惜之。

陳必謙 南直富熱人 官工部侍郎。夾二次傷。被幽。同

幽者展轉歎息。公枕一石塊。射寢如常。時今逃歸。

公居鄉。素有清正之譽。鄉人聞變時。皆策公必死。

北來初單。亦注死難。後大夫人望歸。復遇土賊。傷

其掌指。狼狽而免。歸數日。病死。惜矣。

王正志 北直靜海人 官戶部右侍郎。督運西路。國變

甲申紀事 戊辰進士 紳志畧五 卷二

錄云。夾二夾。其子亦一夾。一搜。或開入從逆。

張忻 山東掖縣人 官刑部尚書。

方拱乾 南直桐城人 官翰林院少詹。兼侍讀。聞城破

尚臥床。上引刀割鬚。未及半。為家人抱持。旋止。竟

為賊執。方以美婢四名。賂賊將羅姓者。得免。夾。隨

為何瑞徵。楊廷鑑。力薦。可為宰相。蓋瑞徵乃其同

年廷鑑。其門生也。方家眷悉住廷鑑寓中。四月初

二夜。偽尚書張璘。騎馬至方所。深談良久。云不

日大用。老先生毋過慮。此係方一小童。送回南

所言。小童甚俊。羅將復欲得之。方已許。此童畏

賊。逃回。回時。方尚未實授官。但青衣小帽。額貼黃

紙。順字耳。

吳世安 四川井研人 官少詹。並侍讀。夾二夾。

衛胤文 陝西韓城人 官諭德。以削髮被獲。夾二夾。

楊昌祚 南直宣城人 官翰林院左中允。以剪髮。夾二

夾。

甲申紀事 紳志畧五 卷二

林增志 浙江瑞安人 官翰林院編修。以削髮。夾。四夾。

甚慘。

宋之純 應天溧陽人 官翰林院編修。削髮被獲。以楊

廷鑑。周鍾。力薦于王。旗鼓。免夾。囚之。

李士淳 廣東程鄉人 官翰林院編修。夾。四夾。甚慘。

方以智 南直桐城人 官翰林院簡討。充。定王講官。

聞變。走出。遇蘇人。陳伯明。倉卒。通名。相與歎泣。潛

步。祿米。倉後。夾。街。見草房。側有大井。意欲下投。適